

河南通志

自卷四十九
至卷五十終

內閣文庫	漢書類
三九六九	號
六九二	冊
四六函	架

內閣文庫	漢書類
三九六九	號
六九二	冊
四六函	架
(六五四初)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969
冊數	692 (456)
函號	291 97



河南通志卷之第四十九

淺草文庫

藝文十五

銘

漢蔡邕陳寔墓碑銘

峩峩崇嶽吐符降神於皇先
生抱寶懷珍如何穹昊既喪

斯文微言圯絕來者曷聞交交黃
鳥爰集于棘命不可贖哀何有極太尉橋玄廟銘

光光烈考伊漢元公克明克哲實
獻實聰如淵之

浚如嶽之嵩威壯虓虎文繁雕龍
撫柔疆垂遐士

率從敷教中夏五典攸通帝謂我
后朕嘉君功命

君三事時亮天工公拜稽首翼翼
惟恭左右天子

祗厥勲庸庶績既熙黎民時雍上
下朱公叔碑銘

謚寧入方和同不顯伊德作憲萬
邦

河南通志

藝文十五

河南通志

藝文十五

九

夙夜在公昊天不弔降茲殃不遺一父俾屏我皇我皇悼心錫詔孔傷位以益州贈之服章用刊

子孫孫承載寶藏陳留太守胡碩碑銘猗歟懿德令聞有彰

祇服其訓克構克堂孝思唯則文藝丕光敦厚忠恕衆悅其良綏弱以仁不云我強爰自登朝進退

以方見幾而作如鴻之翔乃位常伯恪處左右兼節先生范丹碑銘於顯貞節天授懿度誕茲明哲

庶篤其社王人既詔景命不俟嗚呼昊天殲我貞節先生范丹碑銘允迪德譽如淵之清如玉之素

英士如何贖也命不自己哀哉永傷萬年是紀節先生范丹碑銘於顯貞節天授懿度誕茲明哲

溷之不濁涅之不汙用行思忠舍藏思固伯節先生范丹碑銘於顯貞節天授懿度誕茲明哲

師史鱗是慕榮貧安賤不恡窮迂甘死善道遺名節先生范丹碑銘於顯貞節天授懿度誕茲明哲

之故身沒譽崔瑗張衡墓碑銘於維張君資質懿崔瑗張衡墓碑銘於維張君資質懿

存休聲載路崔瑗張衡墓碑銘於維張君資質懿崔瑗張衡墓碑銘於維張君資質懿

顯融焉所不學亦何不師盈科而進成章乃達一崔瑗張衡墓碑銘於維張君資質懿

伊則孝友祇容允出茲茲維帝念功往才汝諧化洽民雖愍而不弔降此咎凶哲人其萎罔不時恫

紀于銘勒永終譽兮李尤洛碑銘洛出熊耳東流李尤洛碑銘洛出熊耳東流

死而不朽芳烈著兮李尤洛碑銘洛出熊耳東流李尤洛碑銘洛出熊耳東流

經于洛邑玄龜赤字漢符是立帝都通路建國南李尤洛碑銘洛出熊耳東流

鄉萬乘終濟造舟為梁三都五岳貢篚萬方廣視李尤洛碑銘洛出熊耳東流

遠聽審任賢良元孟津碑銘洋洋河水赴宗于海孟津碑銘洋洋河水赴宗于海

首昭明庶類是康孟津碑銘洋洋河水赴宗于海孟津碑銘洋洋河水赴宗于海

黃函白神赤符以信昔在周武集會孟津魚入王孟津碑銘洋洋河水赴宗于海

舟乃往克殷大漢承緒懷附遐隣邦事來濟各貢孟津碑銘洋洋河水赴宗于海

珍函谷關銘函谷險要襟帶喉咽尹從李老留作函谷險要襟帶喉咽尹從李老留作

譎以雞鳴范睢將入自盛以囊元鼎革移錯之新函谷關銘函谷險要襟帶喉咽尹從李老留作

安舍彼西阻東即高原長壟重關閉固不踰簡易函谷關銘函谷險要襟帶喉咽尹從李老留作

易從與乾合符乾合符

晉稽康阮籍墓碑銘嵯嵯先生天挺無欲玄虛恬嵯嵯先生天挺無欲玄虛恬

山足胎胞造化韜蘊光燭鼓棹滄浪彈冠喬岳願晉稽康阮籍墓碑銘嵯嵯先生天挺無欲玄虛恬

神大素簡邁世局澄之不清溷之濁翺翔區外晉稽康阮籍墓碑銘嵯嵯先生天挺無欲玄虛恬

遺棄流俗隱處巨室反貞
歸撲汪汪淵源邁跡圖錄

唐李觀周苛墓碑銘

龍戰未分崩雷洩雲雷奔雲
洩其下流血榮陽攻急介士

涕泣赤帝徘徊惟公在哉秉心慷慨處死不盧藏
改沈沈積冤千古奚言紀公光烈系史之闕

用紀信墓碑銘

英雄紀公自天作忠應皇祖兮卓
犖磊朗瑰詭傲儻奮威武兮虎鬪

龍戰扶危制變挫疆楚兮定霸興王身焚業昌得
其所兮雲雷經綸乃聖乃神萬物觀兮千載一振

闡幽作訓為代矩兮肇自三五聖凡同
死苟無足而稱焉吾何以貴于前古兮

墓碑銘

孔世冊八吾見其孫白而長身寡笑與言
其尚類也莫之與倫德則多有請考于文

孟郊墓碑銘

於戲貞曜維執不倚維出
不訾維卒不施以昌其詩 權德輿墓

碑銘

權在商周世無不存滅楚徙秦羸劉之間甘
泉始侯以及安丘詆訶浮屠皇極之扶貞孝

之生鳳鳥不至爵位豈多半塗以稅壽考豈多四
十而逝惟其不有以惠厥後是生相君為朝德首

行世祖之文世師之流連六官出入屏毘無黨無
讐舉世莫庇人所憚為公勇為之其所競馳公絕

不窺孰克知之德將在
斯刻詩墓碑以承厥垂 皇甫湜韓愈墓碑銘 維天

在我先生萬頸胥延坐廟以行令望絕邦痾此四
方維聖有文乖微歲千先生起之卓軼于前曠義

滂仁耿照充天有如先生而合亘年按我章書經
紀大環唵不時施昌極後昆噫嘻永歸云何之悲

張說姚崇墓碑銘

源深自虞派別從吳避地魯陝
居家洛都神明遠契嶽瀆真符

翊聖斯偶生賢不孤仁將勇濟孝與忠俱學刃攢
植文鋒迅驅纔安卑位即騁長途惟實惟有若虛

若無再三軍國一二訐謨戎柄尤重王綸最樞兼
司任切久政榮殊黻藻彌煥丹青靡渝以寬容物

以鑒分區外或形放中恒禮拘箴雖誠口諍亦忘
軀但覩渾璞誰詳瑾瑜伊臯尺寸管樂錙銖名正

身遂言誠願孚方辭漢祿更辱齊組既積而散窮
歎盡娛川歸東極日去西晡上惻旒展旁悲路衢

藍田美玉荔浦明珠載廣休慶爰弘典謨豐碑廼
立盛業其鋪帝念頻軫仙毫特紆鐫金刻石鳳篆

丁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九 三

龍圖七耀光動三泉澤濡欽能叙事理鬱詞敷求
舊銘實暫殫而蕪緬思雲霧尚想江湖有道之德
其何以踰延陵之墓空此

白居易自撰墓碑銘

樂天

樂天生天地中七十有五年其生也浮雲然其死
也委蛻然來何因去何緣吾性不動吾形屢遷已
焉已焉吾安往而不可

關塞山碑銘

高關嶷峩羣

又何必足厭戀乎其間
王城是通伊水形勝居多英靈萃止螺髻偏垂雁
塔高峙奠王河濱回輿山趾駐蹕稱奇貞珉斯紀
席豫楊仲宣墓碑銘
河之靈華之精人之傑國之

顏真卿元結墓碑銘

次山斌斌王之蓋

冥冥空歲
陰兮崢嶸
儉勤炳文華國孔武寧屯率性直方秉心貞淳見
危不免臨難遺身侃侃令德今之古人奈何清賢
齋志莫伸羣士

皮日休汴河銘

惟河瀾瀾循禹之

立表垂聲不泯
淮泗晝泣疲民夜哭溺鬼似赭流川如松貫地龍
舟未故江都已弑陳迹空存逝波不止在隋則害

在唐則利嗚呼
聖王守此而已
獨孤及古函谷關銘
天地雷雨英
雄交爭設險

守國作藩于京姓易時移山空塞平千秋陵谷想
見精靈仙駕長往雄圖杳冥于以志之勒銘巖扃

呂溫傳巖銘

赫赫湯德如日不滅滔滔商祚如海

野生傳說始遭胥靡武丁卽祚德通神交忽夢如
悟若帝導我期於顯素有無之間邂逅相遇宵衣
而起爰得其人貌符心冥如舊君臣飛龍在天山

川出雲感激自致其間無因捨築傳巖脫鱗鵬升
作霖時和奮楫川澄金在吾礪木從吾繩君何言
哉殷道中興元凱攀附微舜曷階阿衡要湯抱鼎

徘徊會合之際厥惟艱哉何如夢中天授神開惟
賢是登道貴特達匪次勿用才其壅遏高宗得說
乃在恍惚揭銘
古東城銘
文王受命肇興西土周

正本拓統開祚盛則駿奔衰則夾輔二伯之後時
克義聲大夫萇私言抗其傾坐召諸侯廣崇王城
雖微遠猷實被令名立臣之本委質定分爲仁不
卜昭義不問興亡理亂在德非運罪之違天下不

可以訓

宋富弼呂蒙正墓碑銘

天之生賢而不世出出不逢時亡位而沒生而無成

不若無生生辰而成惟公莫京初隱而學四方聞聲舉以魁衆四方益驚歲始踰七遂爲相臣相我二宗太宗皇粵真三相必首足令後人善不有已公必密陳事苟拂志衆皆遠巡公勇而前悉心以論帝怒斯震公顏益温居若柔弱語焉不聞爰及議諍骨鯁必伸公久不渝一心劬帝知忠竭始貳終孚帝嗟乎公我有不如百職具舉萬方以胥成我太平匪公曷圖公處厥位天子是庸纔免疾去天下以思進則以道勤勞飭之退必以禮燕樂適之日子芸芸日孫羣羣厥有肖子又絕其倫天其意者斯爲報歟文石歐陽修吳育墓碑銘顯允吳于墓無窮之所告歟歐陽修吳育墓碑銘顯允吳于閩自我皇考卜茲新原厚壤深泉樂其寬閒今公既沒公志之安公昔少時始來京師挾其二季名發聲馳乃賜之策以承帝問語驚天庭有偉其論乃登仕版乃任大臣出入險彘周旋屈伸公所

策事先其利害初有不從後無不悔公於臨政簡以使人人去而思愈久彌新帝曰臣愚負薪之憂

帝爲咨嗟公其少休優以大邦寵其秩祿王堯臣尚冀公來公卒不復史臣考德作銘幽宅

墓碑銘王爲祁人遭亂不還六世之祖寄留礪山其後再遷於虞之間遂安其居葬不違卜

宋多名家王實大族族大而振自公顯聞公初奮庸以學以文逢國多事有勞有助利歸于邦怨不

避身帝識其忠謂堪予弼俾副樞機出入惟密遂執政事實有謨謀誰中止之不俾相予帝有褒章

懋飭之贈長于百僚考德維稱維石李端懿墓碑載功載其廟器今亦有銘幽宮是闕

銘允矣和文惟時顯人蔚有士譽匪矜帝姻賚其子孫列爵啟國惟公承之克似其德士起寒家

驕于滿盈紛其利欲敗節隳名公生盛族赫奕高明都尉之裔天子之甥惟謹惟恭其色不懈聞善

如貪在得思戒間亦宴見忠言嘉猷學而從政有惠三州享其多美獨不遐年高旌臣節以責于泉

曷又贈之金璫附蹕寵渥榮名范仲淹神道碑銘惟有其實刻石同歲其固其密

范於吳越世實陪臣俶納山川及其士民范始來
 北中間幾息公奮自躬與世偕逢事有罪功言有
 違從豈公必能天子用公其難其勞一其初終夏
 童跳邊乘吏怠安帝命公往問彼驕頑有不聽順
 鋤其穴根公居三年怯勇隳完鬼隣獸擾卒俾來
 臣夏人在廷其事方議帝趣公來以就予治公拜
 稽首茲惟艱哉初匪其難在其終之羣言營營卒
 壞于成匪惡其成惟公是傾不傾不危天子之明
 存有顯榮歿有贈謚藏其子孫 **陳堯佐墓碑銘** 陳
 寵及後世惟百有位可勤無怠 **陳堯佐墓碑銘** 陳
 高節在汚全潔閎德潛光有俟而發其發惟時自
 公啟之英英伯季踵武偕來相車崇崇武節之雄
 高幢巨轂四世六公惟世有封秦楚及齊尚書中
 書儀同大師祖考在前孫曾盈後公居於中伯季
 左右惟勤其始以享其終惟能其約以有其豐休
 庸顯問播美家世有遠其貽有大其繼刻詩垂聲
 以質 **蘇軾范鎮墓碑銘** 凡人之生英累于名人顧
 來裔 **蘇軾范鎮墓碑銘** 趨之以累為榮神人無名
 欲知者稀人顧憂之以希為悲熙寧以來孰擅茲
 器嗟嗟先生名所不置君實在洛公在潁昌皆欲

忘民民不汝忘君實既來遁歸于洛繫而維之莫
 之勝說為天相君為君牧民道遠年徂卒殉以身
 公獨堅卧三詔不起遂解天刑竟以樂死世皆謂
 公貴身賤名孰知其功聖人之清貪夫以廉懦夫
 以立不尸其功無喪無得君實之用出而時施而
 被水火寧除渴饑公雖不用亦相其行如彼山川
 出雲相望公雖蜀人乃葬 **趙槩墓碑銘** 維古哲人
 于汝子孫不忘尚告來者 **趙槩墓碑銘** 仁義是圖
 仁近于弱義近于迂課其名利歲計有餘在漢孝
 文發政之初欲以利口登進嗇夫有臣釋之實矢
 厥謨世謂長者絳侯相如皆訥于言有口若無豈
 效此子喋喋巧諛帝用感悟老成是親清淨無為
 鑒于暴秦歷祀四百世載其仁赫赫我宋以聖繼
 神於穆仁宗如歲之春招延朴忠屏遠佞人豈獨
 左右刑于庶民惟時趙公含德不發如圭如璧如
 金如錫置之不愠用之不懌帝識其心長者之傑
 遂授以政歷佐三葉濟于艱難載不跋公在朝
 廷靖恭寡言不伎不求孰知其賢望其容貌有耻
 而悛薄夫以敦鄙夫以寬今其亡 **富弼墓碑銘** 五
 矣吾誰與存作此銘詩以詔後昆

八姓十有二君四十四年如絲之棼以人為嬉以殺為儼兵交兩河腥聞于天上帝憎之命我祖崇昇爾鑪錘往銷其鋒孰謂民遠我聞其呻寧爾小忍無殘我民六聖受命維一其心勅其後人帝命是承勿劓別人矧敢好兵百三十年諱兵與刑維彼北庸謂帝我驕帝聞其言折其萌芽篤生萊公盡篳笞之既服既馴則擾綏之堂堂偉公與萊相望再聘于燕北方以寧景德元禩始盟契丹公生是歲天命則然公之在母秦國寤驚旌旗鶴雁降充其庭云有天赦已而生公天欲赦民公啟其衷北至燕然南至于河億萬維生公手撫摩水潦薦饑散流而東五十萬人仰哺于公公之在內自泉流瀕其在四方自葉流根百官維人百度維正相我三宗重華協明謂公之來隕星其堂有墳其丘公豈是藏維嶽降神今歸德威堂銘德威惟畏德不留臣軾作頌以配崧高

路公展也大成公在洛師崧洛有光駕言三城河流不揚願公百年子孫千億家于兩河日見顏色西人來朝祗慄公門豈惟兩河四方其訓之

蘇轍歐陽修墓碑銘於穆仁宗

有臣文忠自險而夔保其初終惟古君臣終之實難匪不用賢有藥其問公奮白南聲被四方允文且忠有偉其光上實開之下實枕之三起三債誰實使之債而復全惟天子明克明克忠乃卒有成逮歲嘉祐君臣一德左右天造民用飲食虞舜相授不改舊臣白髮蒼顏翼然在廷功成而歸惟公本心彼其何知言恐不深潁水之濱甲第朱門新鄭之墟茂木高林野人指之文忠之墳忠臣不危仁宗之恩

陳同韓琦墓碑銘惟天祐聖賢出輔時丕丕魏公相我盛期君臣一德

上堯下夔內如之何百度清彝外如之何萬里天威羣材任職物物遂宜極天蟠地太平之基開贊仁宗選賢主器帝矚英皇日為予子宗廟以重萬靈以喜聖聖繼明延光億世皇空大勲莫之與二人視之艱公履之易俄膺顧托今上天御忠斯勤斯侯肅侯度防滿避位高風稟然存有全德歿有殊澤中臺之長官儀之極英廟崇崇享延配食名俱天壤亦留金石太行之東漳水之側萬古是瞻魏公

李清臣趙從約墓碑銘惟建寧公令德温温真宅

厚重平彝弗馳弗奔欲識建寧韓王之孫在昔韓王功崇位尊孫唐五代晦蝕氛昏聖哉祖宗剗除禍根基構大平以遺后昆于時韓王淵思密論扶日助月補乾正坤宜昌而後宜大而門惟公匪私惟勞匪恩我銘建寧山朽銘存程顥邵雍墓碑銘嗚呼先生志豪凌高厲空探幽素隱曲暢旁通在古或難先生從容有問有觀以飫以豐天不憖遺哲人之凶鳴臯在南伊流在東有司馬光呂誨墓碑銘有宋名臣寧一宮先生所終之孫以忠直敢言克紹其門信則不究道則不富年則不壽名則不朽嗚呼為人臣為人嗣始終無愧能底于是可謂備矣

元張思立朱仁軌墓碑銘道尚純孝行貴能仁顯絕俗隱不違親孝友兄弟比協其隣水盈而流德充而顯同聲慕義異類欽羨動之斯來應之稱遠匪爵匪祿榮名不淺赤烏戾止來集我庭孝友而應神不虛行使臣獻狀帝乃加旌表厥閭里樹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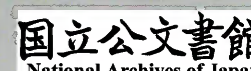
風聲萬化同歸六龍不息天乎與善福乎罔忒陽山之南淮水之北銘之玄壠垂之無極姚燧

白棟墓碑銘聞古五十年不稱天公是不盈天道未曉學不篤耶得譽先師道不行耶

廟嘗知識公冠獬角敢言人難彈射柄臣聽者毛寒猶枚其外未及其內視親于喪觀婦于介靡一匪善靡一可涼非我友私月旦章章嗚呼白公其孫猶令其貫古松歲遠滋勁士不盛位而盛吾賢盛位者衰盛賢者延有方其跌盧贄郝經墓碑銘有刻其首碣石阡隅千祀無朽

鍾氣之奇惟志是持緒道之微而材可為振轂鄒魯駮乘濂伊獵德游藝載驅載馳聖賁于藻髦選無遺褊曳冠魏憲言祁祁躍淵天飛鱗介雲達迺卷南顧迺休休王師迺命鴻碩柔遠淮彝剛述惟公名義昭垂薄言還歸昔壯今耆胡不康寧胡不期願胡不三事為國著龜清廟宗彝不既厥施奄然仙逝輿論嗟嘻烝烝嗣慶永歐陽玄吳恭祖墓碑承孝思刻石墓碑以顯貽之

銘河內吳公治平第一循吏有傳吳公無述吏善為治豈求赫赫如春生物孰見德業惟河內吳



治有古風維德維量自古厥功初謁世皇謂似國
人國人重厚迪茲忱恂言從大臣出鎮嶽嶽載漸
載摩成是良璞兩造浙左三牧閩鄉不事銜暴頌
聲洋洋寬不至弛綏不至紆論法有守乃復不渝
稀年尚賒高蹈當世德人來歸物不疵厲僚吏班
班播厥淑聞子孫誥誥衣服世訓萬物易敝惟德
永存我銘得人薄夫可敦

明楊士奇張玉墓碑銘

文皇奉天中興邦國桓桓
忠武奮起羽翼惟幄密勿

定策深畫上契淵衷魚水之得義旗肇舉仗劍先
驅敘城九門功其權輿取勦遵化如採穴珠執其
抗鋒摧朽拉枯龍馭既南大旆在前連下雄鄭造
奮常山長河無險鐵城不堅撫降殲逆德威並宜
决志敵愾上衝先軫戰旗千載一忠王勞在國王績
鑿髮怒上衝先軫戰旗千載一忠王勞在國王績
在史王嗣象賢益閎以偉帶礪山黃淮王鈍墓碑
河廷有明誓清廟陟配逾千萬祀
銘才猷厥施斯溥聲光赫奕耳聞目覩敬歷要途

垂四十年小心敬慎一德靡愆達善之效于斯為
盛惠澤敷遺子孫之慶子今善承作帝股肱贈恤
有典責及泉扃我述銘詩勒
楊榮王彰墓碑銘
石墓道觀者興起是則是倣

太原世有哲人繼遷鹿邑閩閱嶙峋迨于高曾家
聲益振元季兵興避地汾晉幸際聖明桑梓是思
爰樂鄭鄉占籍于茲公承厥後早悟而通發迹場
屋遊歌辟雍列職內庭實典封駁優游禁近薦膺
顯擢既遷秋官持法惟平出佐山西藩方寔寧公
來自藩乃貳宗伯繼贊司徒厥聲籍籍秉憲內臺
風軌肅清白髮蒼顏翼然在廷弗詭弗隨正色率
下從容廟堂贊輔聖化惟公克忠廉謹自持惟公
克孝祇奉母慈薦沐國恩膺此褒典光于三世無
間幽顯公且壽考寵眷是承云何逝矣輒爾遺榮
公則無憾世乃嗟惜邦失重臣人懷舊德
郭資墓

碑銘川嶽降靈篤生賢哲乘時奮庸以樹勳烈惟
宏振綱紀斯秩出叅大藩政興弊息凡所設施算
無遺策顯命薦臨特邦方伯赫赫太宗仗義而興

命公居守撫民餉兵既正大位嘉公勞績進位尚書厚其賚錫公愈飭勵經國如家謗怨弗恤恩寵屢加仁宗嗣位賓臣師臣俾休于家疊施以恩皇

上繼統眷念耆舊詔復任事寵待加厚維公忠貞衆所共知維公勲業顯著于時筋力雖衰寸心猶赤奄忽長逝是用悼惜贈爵賜謚厥喪是營官其後嗣存歿光榮維茲光榮從古罕致公具有之其誰克似武平有山鬱鬱其崇勒文墓道垂耀無窮

王淪郭齊墓碑銘 有學有文有德有官奮身科第鼓舞後進踴躍爭先輔道親王朝夕啟沃再使蠻荒遠人率服超遷太守恩榮有加黎庶咸安有訟無譁歷職兩考龔黃卓魯民之戴之有如父母我銘墓道以著嘉績子子孫孫永久是式

胡澐 顧佐墓碑銘 國家之興文運昭明羽儀至治必資善不近名式克有譽不震不驚戰慄自持以廉謹稱汲黯之直趙抃之清繩愆糾謬豺狼斂形民安物阜天下和平從容宥密克副聖情恪勤夙夜摧奸舉能朝廷倚毘寵眷彌增歷事四聖始終一誠

未及耄耆艱疾遽膺命醫診視藥物交并聖恩軫念欲駐遐齡久而轉劇遂許歸寧賜勅褒嘉云不忘卿公自懸車操履益貞容莊行潔尤重鄉評壽逾稀年大夢不醒計達九重震悼曷勝既賜以祭仍勅造瑩寔賢嗣天寵是承賁于

崔銑李夢陽 松栢耀于泉扃式示爾後惟銘可徵

墓碑銘 伊天閼之伊人嫉之方礙正危自古歎茲隱約委蛇于河之湄大昌厥詞永式來思

李鏃墓碑銘 伊誰毘國粵惟元察惟聖作則粵有臯陶降乃吏治庸鄙亦叨皇祖范古

輦曰六曹大權獨運役使羣豪猗與我公內外宣勞晚正端揆國蠹而枵惟公其防障彼洪濤土木丹刻財匱民誓抗言于章正色于朝怨斥養橫瑾豈知護本亦務荒包人謂公退彼弋何招豈知濟楫不避飄颻皇嗣立朝於變孔昭譬如積霽見現聿消公還全壁棲鶴之均耽書晏坐策杖臨臯譏白大放慕富可標八十餘年乘彼扶搖銑也綴詞瞻依允配松高

許進墓碑銘 奕奕大許維周之裔培根枝遂維百斯世

爰發厥祥公降適期天挺孤操詞賦之師我我憲
 府堅秉大法何奸不擊何節不發鹵毒斯蜂擾我
 朔方公底定之治險成莊爰二邦教賢長協圖曰
 上危言曰際明主陳力靡績返服東匡有截其壁
 公立與偕再召而起資總文武百僚仰公為周吉
 父權闔扇虐如林斯焚我持一心可事百君世之
 趨競公辟如汚世之憚棄公履如途震
 不及躬天克有定燁燁來嗣佐我嘉靖
相墓碑銘 大河封丘水土會精會于浚儀王公誕
 生早儲翰院氣韻英宏黃門清要諫牘
 錚錚衣繡持斧三旬澄清寺人煽謗謫我南征郡
 邑政著蜀魯化行肅貞于臬屏翰于藩拊循底績
 川貴息喧司馬叅贊機務寔繁巍然其體侃然其
 言召掌憲臺孤鷲高騫載飭京營威武其敦及儲
 宮太弼翼恭溫維公之德篤厚肫確維公之節剛
 明峻犖有源之學精邃浩邈驚世之文昌蔚潤渥
 麟鳳耀祥甘霖鮮爆巨艦濟川圭璋載琢德音事
 功不朽有悼三仕三已堅守義命雖訕我躬自得
 我性全德不虧天錫之慶一品崇階德儀輝映地
 靈復還公乃歸正浚塚十年山高川永令名屹屹

恩光

賈詠蔡天祐墓碑銘

於惟蔡公為國輔臣入
貳司馬夙夜惟寅

大夫允惟其人初官給舍諫疏日陳既擢藩省來
 宜來旬再遷臬使以貞以仁東齊西晉關陝及閩
 雲中叛卒虔劉我民帝命公往王法是伸威憑谷
 鉞煦比陽春渠魁就戮餘孽悉馴濟變之才許國
 之身中州俊彥昭代儒紳公其已
劉健墓碑銘 瞻
 矣汗簡如新千秋有考視此貞珉
 洛矣惟天地中元精秘發毓時各公淵源之學伊
 洛是宗初官太史繼以青宮載典邦秩載簡宸衷
 密席毘倚僉曰奇逢禮隆師傳身代天工藝險一
 節寵辱不驚古猶良相韓魏攸同堂堂勁氣列列
 清風託孤寄命壽考令終公忠直諫勲業事功公
 紀有傳公碑則豐邛山之北洛水之東還此靈秀
 于彼嶽嵩我銘
馬理何塘墓碑銘 覃懷之域魯齊
 我誌永詔無窮
 柏齋出焉其出何如矯矯其勇友視程朱師宗周
 孔厥宗伊何信道不惑山或可移吾行不忒行潔
 無瑕言出可識揆厥心迹表裏不二官有通塞道
 無不亨舍則見幾用乃利行富貴不淫貧賤不移

孟曰丈夫舍于其誰郡城之南曾祭宋禮墓碑銘

建此玄堂鄉其肇祀大河與長瞻彼洛西闕閱是宗善積慶流委祉於公公在齒

齟厥志斯奮發其蘊儲祭此昌運兩遷外臺憲軌

肅清薦歷郎署益馳俊聲繼登儀曹克贊邦禮晚

列冬官朱轍有焯迨于龍飛恩命惟新公乃弗祿

念公舊臣體魄既歸委此劉健耿九疇墓碑銘

竈安銘無愧辭以勒貞石祥蹄鳳之瑞跡實難其逢云誰不惜有若斯世挺

生偉人玉立清修如鳳如麟有偉耿公鉅鹿之冑

一時英賢鮮出公右蚤登仕版青瑣黃門直道而

行邁于前聞齟政既清疑獄既辯乃整邊防乃正

臺憲周思職務寢不遑安出領二藩之屏之翰水

壺湛然不容少滓初志如山死而後已百鍊之鋼

不損毫芒南畿作士帝寵煌煌知無不言言則劉

切社稷是安既安乃悅繫公之衷士類所宗譽流

無窮惟丘濬畢亨墓碑銘惟洛有畢來自單父再

公之終為儒究心於古執法臺端不畏強禦牧民大郡恤

其憂苦入尹京兆百廢俱舉出巡邦畿民瘼斯瘳

進無附麗退何容與若耆英鄉得温公圃生順死

寧允謂得所哉我新阡温洛之許後人瞻思於此

封王直焦宏墓碑銘天祐聖明篤生俊才侃侃焦

樹御史正立自將譽聞遠邇山副外臺益克持平教

行惠施刑為之清遂陞方伯召公是式亦有詠歌

叫于南國天子曰來汝佐司徒邦之大計汝審厥

謀出入中外有勞有烈天不憖遺惜哉此傑命之

不延人亦奚悲功立名存百世之思刻陳文李賢

文道周負以龜趾云誰為之公實有子

墓碑銘

寬甫魯祖積德隱居曰威曰昇栽培豐腴

迺篤生公偉哉弘器聲價赫然遭遇蓋世有功有

烈四達弗遲其達伊何曰受主知讚言匪悅奇禍

斯脫况有異事感化盜賊克孝克友兄弟父母其

義弗忒哀榮先後故山之原卜葬維吉納銘于幽

光昭石瑤王鴻儒墓碑銘六籍紛若有典有常疆

無極王公允矣君子極深研幾學乃大肆橫經授講為

士之則我虛而往歸也既塞召為司成少宰司徒

出入兩都惟正是圖公則既正與物無競斥詞解紛四坐起敬維公之學允為人師為模為範為著為龜三光熒熒旁昭八極考公之德視此刻石

何景明高鑑墓碑銘 淮山降神合符是生偉人大郡大夫佩劍冠玉容雅甚都驟驥修陸大車廣衢既騁既載彌響懸輿弗究厥至命也匪吾有八男子接

毛紀李遜學墓碑銘 維古蔡國號多名勝高陵在漢顯道在宋公實蔡產膏馨是沾如璞斯琢如劍斯銘鬱鬱詞林巖巖憲府出入翺翔圖籍與伍晚陟奉常卿左累階秩宗之任帝曰汝諧載領翰學掌帝之制有美絲綸

日星昭揭公曰臣愚深懼滿盈胡退未決而遽爾傾維名既幾維壽亦有天其命我我又何咎國恩汪濊賁于既亡昔所未究茲焉其償汝

孟洋何景明墓碑銘 噫歸哉何君孰奪爾壽也雖奪爾壽爾樂爾偕老樂爾偕老未畢爾婚嫁豈無巨源靡孤叔夜凄凄雲旂霧駕遲遲鳳凰啾啾和鳴相隨瞻

彼崇岡載陰載陽靈魄攸藏萬祀無疆 **嚴嵩孟洋墓碑銘** 相古達人孰為短修悲也奚益嗟公德名嶷嶷有立

呂柟許達墓碑銘 星斗有政天夜亦明川流山峙地迢斯章國無忠義亂此紀綱禽獸食人于何不喪烈烈許公生獨異常羣雌孤鳳碧梧高岡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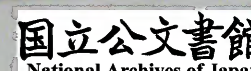
千頃波如百煉鋼知樂陵又討劉齊王文武不具胡爾威成如火之熱如水之涼勉者有悔巧者務名結纓仲路罵賊真卿斯風久淪非爾孰揚惟天

有神惟地有靈爾 **程敏政滕昭墓碑銘** 於皇英宗後必熾我銘斯皇 一出淵衷而不雷同有臣滕公發身經術自其受

知終罔或失撫巡東郊靡恤履屐于淮于閩吳越之交悉有勲猷著于朝野今皇求舊莫踰公者遂

總憲程載詰戎兵匪公之來孰贊其成幡然歸休汝水之上方遲其來孰意其喪惟皇念之諭葬有詞作窆有儀始終之思杏園翛翛龍山奕奕中有

玄宮百世無斁 **王鴻儒劉濟墓碑銘** 華胄遙遙祀之自出世無斁 歷夏商周才侯匪一



維昔龍山維今邾城維公攸居累葉惟寧少薦于鄉長進于監兩典各州一佐牧苑學為良士宦作才臣求之全節君真若人大劉之

山名與姓協刻銘幽堂其永弗歇于謙鐵犀銘百鍊玄金鎔為真液變幻靈犀雄威奕赫鎮厥堤防波濤永息安若泰山固如磐石水性潛形馮彛歛迹城府堅完民無墊溺兩順風調男耕女織四時循序百神效職億萬閭閻措之枕席惟天之休惟帝

之力亦爾有庸傳之無極高拱郭瑒墓碑銘雲梗楠為棟爰托其根若昔安陽篤生魏國實先令聞豫衍其澤後五百歲郭乃嗣興佑啟者誰良哉藁城再傳魚臺益崇厥址家仰慶餘民誦樂只既培既厚誕發于孫有名世者丕揚厥芬持衡秉銓受帝簡眷外釐百官內弘翊贊汚俗如波狂倒莫支有屹砥柱障而東之禎國為忠顯親曰孝錫命載隆貽謀有耀罔日由藥迄厦明堂罔曰膚寸

乃需八荒公德在世公沒不亡徐階靜菴郭清墓碑銘惟民望治甚於渴饑幸既得止又懼失之故天下以太宰而樂公之壽及公之卒復以太

宰之去而悲穆穆太宰天子所知尚遘其來以慰邦人之思魏必復漢太尉社

喬墓碑銘李杜司職朋心合力致主文宣抗情伊稷道亡時晦終高罔極變同趙孤世載

直茲郭朴滄河石橋銘皇明御宇于燕建都萬方會朝駿奔塵趨磁維孔道咽喉

流激湍橫截長途中有石梁駕為廣衢馳驅往來

靡害靡虞久而剝齧因仍怠疎陽侯肆虐蕩于須

申公分按方隅秉憲貞度奠民攸居興茲廢圯周慮單謀蕭晉繼之母替厥初任必得人費罔溢虛

程功飭事惟懷永圖克底于成終始契符鉅鰲磐屹長虹亘敷偏仄疑阻化為坦舒負載愁歎易為忻愉伊誰之績三公訏謨釋老炫俗崇侈宮廬黠吏要名豐飭傳厨豈若茲橋萬民所須人各有心公私曼殊政尚體要事有亟徐介惟遠嫌庸安陋拘哲人達權挈我政模費細利博仁與智俱頌聲載敷衆之允孚邦人懷德永郭正域高拱墓碑銘人弗渝文于貞石以厲懦夫

可立惟公可權惟公立則執中亦莫與同權則難
名亦莫與容寧惟莫容亦莫與明雖莫與明亦莫
與京我則平平人則濛濛如虎如龍社稷之功如
沸如羹人各有心保我黎民奠我疆場以志公宗

以志公葬 **錢謙益內鄉許維清墓志銘** 未流俗學相蔽
蒙取青媿白矜

魚蟲象物銜世如土龍河汾碩儒紹文中獨抱遺
經追國風結繩掌故羅心胸羽陵蠹飽宛委窮蕙

蘇蒼蕞將無同弱冠搥筆凌南宮退飛朱鶴淹蒿
蓬書生憂國心忡忡獨當一面江漢衝黑雲壓城

礮碎空堅守却敵完崇墉翟泉驚飛告閔凶身先
陵谷歸吳穹有子趾美賦形方金章玉書耀鼎鐘

舊史考德訊瞽宗逢衣席帽神所庸
千秋孝秀齊中嵩埋銘幽隧光熊熊

皇清王鐸太傅呂維祺墓銘

公之神靈無不燭乎用
人拯痛惟于平日焉是

圖老之于林壑之間而遇兵蠱逢其枯何如蚤置
之左右以大昌其謨熙載化瑟調可以銷鯨以彌

天吳今第區區死節佞臆不敢與為徒史雖書於
土匱行人弔于墓衢但曰邾邾之鄉先生死難之

賢大夫 **胡世安容城令薛應祺墓銘** 有裕斯政民
安其宅有蔚

嗚呼斯文士歌其澤鄉祀厥行官紀厥能在璞日玉在
壺日水其立桓桓不回不倚其德秩秩有條有理

惟身之祥俾壽而康
惟後之臧俾熾而昌

誄

明崔銑西川誄 武安韓生永齡字養恬別號西川
嘉靖丙戌來從予受春秋年二十

有二好學嗜古思企聖賢之武為文詞藻清麗舉
河南戊子鄉薦年二十有七卒嗟乎韓生少年而

慕道予深異其遠大卒失所望有志之士或數十
年而一人或歷十餘郡而僅有然拘於質奪於僻

好者十人而八九茲天又毒之柰之何柰之何予
誄數言以洩予悲且不泯其人詞曰雅矣韓生厥

稟寔奇爰出鄙邑乃求大賢渠南之遊日夕孜孜
謂經豈文謂聖可師嗟嗟季周列辟放恣幸有假

仁少振頹靡惟聖惻愴予其禮而彼麟為祥胡為
來哉我不夢周吾其以衰嗟嗟此心日月昭茲用

我之的輔世必基聞子有談我意用熙我窮弗試
 爾其弘之嗟嗟韓生時在弱齡稟賦美材元賓居
 實斐然可裁溘焉已矣韓朱動哀我呼蒼穹運何
 不諧霜列火炎玉燼蘭摧浩浩三才匪賢孰維生
 之孔艱長之亦遲干霄之木歷年百斯颺風悴之
 曾不踰時謂天無知胡為而滋謂天有道云何其
 苗惟人之勤惟化之差惟道之然我其力為惟遭
 之戾聿云倘來心兮炯如志兮崑崑無損無餘溢
 于九

劉繪忠節許公誄
 嘗謂道德者澤世之膏露
 氣節者激俗之清霜舒慘
 之情籌跡靡定大人權世隨略推移營齊一時功
 列百代茶薺異用咸為我師仲尼曰擇其善者而
 從之朝聞夕死何敢論利害虞禍福也哉明運中
 興賢良接蹠真廣懸毫舛盤千里有如我汝南忠
 節許公固三才精曜社稷華寶也正德丁丑江西
 逆藩宸濠之變禍天蓄孽顛危磐宗宄術陰行表
 裏闕塞穢滯停涵侵淫玄辰赤霏朝儕潛逼御氣
 當此之時晁賈莫疏其策鄒枚難效其計公炳幾
 作謀勝出先制撫臣異同亂起倉卒六月十三日
 賊懼陰計泄而難作招集洞寇喧呼潰涌大露刃

鋒抗絕中使蒼鯨奮鬣毒鱗攢甲矯制橫語迫脅
 羣志及孫公既執列服赤脅方陳辭元節而焯七
 以貫胸矣于時三光瘴靄黃墮魄彼低眉遲回
 標脛不振者誠不可筭也公獨玉柱山立烈風迅
 發炬目射奸剛舌飛電指天日之輝勒君臣之義
 仰天長噓竟蹈逆刃蓋非昧周易啞虎尾之凶寔
 探孟軻取熊掌之味也已乃儵雲下覆晦風撼城
 宸濠改形駭心起卧驚悸精爽去體號令顛沛叛
 黨慕義者荷戈結憤懷鴛者垂肩阻喪驅兵南下
 羣心狐疑夾江州郡聞公義風一倡雷厲雲蒸形
 拊影而憚滅聲隨響而懼遠白木跳林黃頭穿波
 舩艦烈烜以斷餘艘犀甲鳴浪而舉旗纛渠魁折
 衄迅掃而空此固帝靈丕祐皇威孔赫主帥壯猷
 師旅供服而克襄大績要其幾微所動定由我公
 剛風勁節先有以褫逆克之心而摧挫衆氣矣故
 曰石泐者斧不加厲而自碎火鬱者焰不及騰而
 可撲當事大臣捷奏州宸凱獻九廟乃先表公奇
 節建祠江右以志永思是不惟為國公忠真可謂
 達行師聲實曲直之勢也已是以特明天子既頒策
 命贈禮部尚書謚忠節實錄焜煌光照萬禩延及

華胤世列錦衣侍從彼忠孝慷慨之流可以勸矣
 今年太守吳興郡徐公重建祠郡中以表里開堂
 宇軒麗繚垣弘敞通以中唐葱樹交翰鄉人觀者
 載欽載欣咸曰與頑起懦藉彼先烈光昭士氣先
 孚後彥爰勒石走使屬繪綴辭未學蒙陋僭托不
 朽謹稽往訓用作斯誅其辭曰皇皇許姜大嶽之
 宗文叔啟宇於周肇封城父台羽世著顯庸遵彼
 汝墳賢豪有顛漢衍劭裔人倫雍雍唐播逐籍煇
 煇仙蹤翳惟忠節系牒芳潔吐神蓼城煥彩伊闕
 天慧藻英真勇冠絕弱齡登雋宰邑風烈惠政清
 馨流膏凝雪寇發燕冀颺焚鳥起兩河失利營丘
 戰渴海嶽煽腥濟湧川決蕞爾樂陵四擢克孽危
 堞空壕藁稍乏竭狷醜環攻鉤雲鑿穴震屋負汲
 麥穢焦蕪青春明府厲于爪牙率彼黔首戰臂如
 義躬臨砲鏑霹靂轟車轡弧挾槩殺賊如麻蟻屯
 蜂聚何煩搔爬保障孤邑名猷寔華揚于帝庭簡
 書孔嘉超列豸憲殊榮載加爰守武定妖氛橫遮
 公奮厥武彪驟騎犀絳纓白馬飄旗如霞轉戰高
 苑星鳥雲鷗游魂厲魄颺風吹沙瘴消溟水日淨
 琅琊西江秉憲銷寢虎邪宏略駿業振彼荒遐嫻

文

嫺叛子弄兵江滸磨牙天家內訂自腐踵誅蔡霍
 倖殲吳楚乃援草竊豕豕是伍抽刃拔鎗俘獍傲
 撫四顧譎張實憚公武瞋目斂心將侈伊阻謀殘
 公軀肆發逆舉公投大命震彼豫章孫老並節日
 月披光怒我童婦威如孔張蝨賊驚突草木躍鉞
 王侯載旆武夫沈沈燎毛擣枯匪破斧戕禍首既
 掬砧鑽就戮抱乳曳妻頭足不續亂匪再旬萬甲
 乃撲江表廓清有截王服彼殉身者旋罹汚毒三
 木加脰如割牲畜胡若我公龍鱗馳逐動揭青冥
 義貫丹軸帝曰忠哉懋宣嘉錄錫贈黃泉上台光
 燭後昆繩繩待從永屬據典考謚玄章靈祝嗚呼
 悲哉汝水惟深天中惟欽日中規影先生之心賢
 牧表閭酒粲儒林鼓鍾錡錡簞簞森森咨
 涕濡穎宣辭是欽於萬斯歲吟悼徽音

魏王粲弔彝齊文

歲旻秋之仲月從王師以南征
 濟河津而長驅踰芒阜之崢嶸

覽首陽於東隅見孤竹之遺靈心於邑而感懷意
 惆悵而不平望壇宇而遙弔抑悲古之幽情知養

老之可歸忘除暴之爲仁潔已躬以騁志愆聖哲之大倫忘舊惡而希古退採薇以窮居守聖人之清槩要既死而不渝厲清風於貪士立果志於懦夫到于今而見稱爲作者之表符雖不同於大道合尼父阮瑀弔伯葵文余以王事適彼洛師瞻望之所譽首陽敬弔伯葵東海讓國西山食薇重德輕身隱景潛暉求仁得仁報之仲尼沒而不朽身沈名飛

晉陸機弔魏武帝文

元康八年機始以臺郎出補著作游平秘閣而見魏武帝

遺令愴然歎息傷懷者久之客曰夫始終者萬物之大歸死生者性命之區域是以臨喪殯而後悲觀陳根而絕哭今乃傷心百年之際興哀無情之地意者無乃知哀之可有而未識情之可無乎機荅之曰夫日蝕由乎交分山崩起於朽壤亦云數而已矣然百姓恠焉者豈不以資高明之質而不免卑濁之累居常安之勢而終嬰傾離之患故乎夫以迴天反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內濟世乎難之智而受困魏闕之下已而格乎上下者藏於區區之木光于四表者翳乎蕞爾之士雄心摧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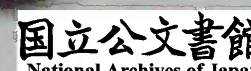
弱情壯圖終於衰志長筭屈於短日遠跡頓於促路嗚乎豈特瞽史之異闕景黔黎之恠頽岸乎觀其所以顧命冢嗣貽謀四子經國之略既遠隆家之訓亦弘又云吾在軍中持法是也至於小忿怒大過失不當效也善乎達人之讜言矣持姬女而指季豹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因泣下傷哉曩以天下自任今以愛子託人同乎盡者無餘而得乎亡者無存然而婉變房闈之內綢繆家人之務則幾乎密與又曰吾媿好妓人皆著銅雀臺於臺堂上施八尺牀總帳朝脯上脯構之屬月朝十五日夜向帳作樂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又云餘香可分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爲學作履組賣也吾歷官所得綬皆著藏中吾餘衣裘可別爲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既而竟分焉亡者可一以勿求存者可以勿違求與違不其兩傷乎悲夫愛有大而必失惡有甚而必得智慧不能去其惡威力不能全其愛故前識所不用心而聖人罕言焉若乃繫情累於外物留曲念於閨房亦賢俊之所宜廢乎於是遂憤懣而獻弔云爾接皇漢之末緒值王塗之多違佇重淵以育鱗撫慶雲而遐飛

運禮道以載德乘靈風而扇威摧羣雄而電擊舉
勃敵其如遺指八極以遠略必翦焉而後綏釐三
才之闕典啟天地之禁闢舉修綱之絕紀紐大音
之解徽掃雲物以貞觀要萬塗而來歸丕大德以
宏覆授日月而齊暉濟元功於九有固舉世之所
推彼人事之大造夫何往而不臻將覆篲於浚谷
擠為山乎九天苟理窮而性盡豈長筭之所研悟
臨川之有悲固梁木其必顛當建安之二八實大
命之所艱雖光昭於曩載將稅駕於此年惟降神
之綿邈眇千載而遠期信斯文之未喪膺靈符而
在茲雖龍飛於文昌非王心之所怡憤西夏以鞠
旅泝秦川而舉旗踰鎬京而不豫臨清濱而有疑
異翌日之云瘳彌四旬而成災諫歸塗以反旆登
嶠澗而竭來次洛汭而大漸指六軍曰念哉伊君
王之赫奕寔終古之所難威先天而蓋世力盪海
而拔山厄奚險而弗濟敵何疆而不殘每因禍以
禔福亦踐危而必安迄在茲而蒙昧慮噤閉而無
端委軀命以待難痛沒世而永言撫四子以深念
循膚體而積歎迨營魄之未離假餘息乎音翰執
姬女以嘔瘁指季豹而漼焉氣衝襟以嗚咽涕墜

馳而汎瀾違率土以靖寐戢彌天乎一棺容宏度
之峻邈壯大業之允昌思居終而恤始命臨沒而
肇揚援貞吝以甚悔雖在我而不臧惜內顧之纏
緜恨未命之微詳紆廣念於履組塵清慮於餘香
結遺情之婉孌何命促而意長陳法服於帷座陪
窈窕於玉房宜備物於虛器發哀音於舊倡矯感
容以赴節掩零淚而薦觴物無微而不存體無惠
而不亡庶聖靈之響像幽神之復光苟形聲之
翳沒雖音景其必藏徽清絃而獨奏進脯構而誰
嘗悼總帳之冥漠怨西陵之茫茫登雀臺而羣悲
貯美目其何望既睇古以遺累信簡禮而薄葬彼
喪緩於何有貽塵謗於後王嗟大戀之所存故雖
哲而不忘覽遺籍以
陸雲弔蔡邕文 彼洪川之方
慷慨獻茲文而悽傷 割豈一篲之
所堙故尼父之惠訓智必愚而後賢諒知道之已
妙曷信道之未堅忽甯子之保已效萇叔之違天
冀澄河之遠日
忘朝露之短年

南北朝謝惠連祭禹廟文

謹遣左曹椽奉水土之
羞敬薦夏帝之靈咨聖



繼天載誕英徽克明克哲知章知微運此宏謨卹
彼民憂身勞五岳形疲九州呱呱弗顧虔虔是欽
物貴尺璧我重寸陰乃錫玄圭以告成功虞數既
改夏德乃隆臨朝總政巡國觀風淹留稽嶺乃徂
行宮恭司皇役敬屬暉
融神且略薦乃昭其忠

隋薛道衡祭淮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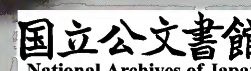
元帥晉王謹以清滌制幣太牢

聖德應期神功宰物上齊七政下括四海自晉人
喪道襲倫攸斲天隔内外地毀東南三吳成危亂
之邦百越為逋逃之藪皇帝肇開鼎業光有神噐
圖出龜龍鏡懸金玉憂勞庶績無忘寤寐言念蒼
生情深矜養河源海外莫不來庭踴頓呼韓歲時
拜誦偽陳蕞爾尚阻聲教妖賊叔寶僭竊遺緒毒
流江左寃結人神上軫皇情義申弔伐猥蒙朝寄
撫寧淮甸仰惟導源桐柏長邁蓬萊標四瀆而引
百川擅五林而含七德庶憑流惡之靈克成除暴
之舉使水陸旌旗所向無前吳會君長束手歸服
謹申薦醴
惟神尚饗

唐柳識潁陽祠酌文

壬辰歲夏四月客有自洛東

舊山巋然追懷古蹤慕美至道以時酒敬酌于靈
既酌既拜獻手言曰天清既能久地靜不能朽先
生清淨天地全性出於胚渾入於鴻濛雲遊鳥還
蒼鬱和風當時帝道已乖滋章欲深大樸散於人
未散於山林乃有巢父杳冥同心堯齋公噐退然
見推遇聖相感不得不知耳雖濯於清流道終播
於無為所謂春膏時蒸朽葉自滋先生含德唐堯
發之潁陽之仁德日大天下之祿利日卑且聖王
所重者名噐至人所重者感通推以大名義同讓
終廉能感俗道自為功在應會之偶然生垂後之
清風人登雲嶺多憶箕潁猗歟先
生山水齊名茲焉遺廟萬古芬馨
弔伯葵叔齊文
洪河之東兮首陽穹崇側聞孤竹二子昔也餒在
其中偕隱胡為得仁俾死青苔古木蒼雲秋水魂
兮來何依兮去何止掇澗溪之毛薦精誠而已初
先生鴻逸中州鸞伏西山顧薇蕨之離離歌唐虞
之不還謂易暴兮又武謂墨練兮胡顏一坵兮忘
饑若有誦兮于巖之關豈不以冠敝在於土履新



處於下且曰一人之正位孰知三聖之純嘏讓周
 之意不其然乎是以知先生所恤者偏矣當昔彝
 羊在牧殷綱解結乾道息坤維絕鯨吞噬兮鬼孽
 王奮厥武天意若曰覆昏暴資濬哲於是三老歸
 而八百會一戎衣而九有截况乎旗錫黃鉞珪命
 赤烏俾荷鉅橋之施常伸羨里之辜故能山立雨
 集電掃風驅及下車也五兩不礪於武庫九駿伏
 轅於文途雖二士不食而兆人其蘇溥天周土率
 土周人吁嗟先生迺將奚臻萬姓歸飾兮獨鬱乎
 方寸六合莽蕩兮終跼乎一身雖忤時而過周終
 臣心而惻殷所以不食其食求仁得仁然非一端
 事各其志若旁通以阜厥躬應變以濟其利則焉
 有貞節之規各親之事靈乎靈乎靈乎雖
 非與道而保生乃勗為臣之二

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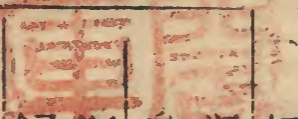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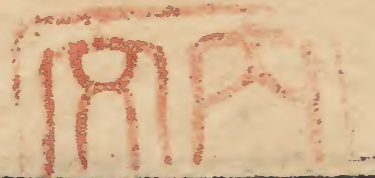
太乙先鋒蚩尤後殿
蒼龍持方白虎捧箭

高適還京次睢陽祭張巡

許遠文

維乾元年五月日太子詹事御史中丞高
適謹以清酌之奠敬祭于故御史中丞張

許二公之靈中丞體質真正才掩羣豪詩書自負
州縣徒勞惆悵雄筆辛勤寶刀時平位下世亂節



高賊臣通逆國步驚騷兩河震恐千里嗷嗷投袂
 灑泣據鞍鬱陶全譙入宋收梓得曹心繫魏闕志
 清武牢帝曰嗟爾龍光豹韜憲台戎幕持斧擁旄
 嗚呼予亦忝竊統茲介冑俄奉短書至夔狂寇累
 糧訓卒達曙通晝軍乃促程書亦封奏遂發驕勇
 俾驅鳥獸將無止心兵亦死斷賊黨頰感我師旋
 漏十賊相望百里不抹絃紘嘯聚兵鋒亦奏積薪
 為梁決岸成竇嗚呼當此虎敵豈無強隣常恃肝
 膽今日越秦堅守半歲絕糧數旬杼楛秣馬煮紙
 餉人病不暇拯歿無全身煎熬甲冑啄膠膠筋慷
 慨艱險淒涼苦辛嗚呼我辭淮楚將赴伊洛途出
 茲邦悲纏舊郭邑里灰燼城池墟落何九渠之崢
 嶸皆二賢之制作聲益天壤氣橫遼廓讓死爭先
 臨危靡却嗚呼天亦難論萬夫開壁一旅纔存哀
 羸既竭力弱相吞陷阱織路梯衢棧門土濠水合
 木柵雲屯居卽其故突無其奔烟雲劍戟逼側紛
 昏與求生而害義寧抗節以理魂嗚呼嗚呼悖逆
 殲潰于戈將止海岳澄清朝廷邳理封功列爵懷
 黃拖紫傷哉二賢不預於此嗚呼孀婦伶俜愛子
 追贈方榮賞延茲始寂寂梁苑悠悠睢水黃蒿連

接白骨填委思壯志於冥寞問遺
形于荆杞列祭空城一悲永矣
韓愈祭田橫墓

文貞元十一年九月愈如東京道出田橫墓下感
日士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

世之所稀孰為使余歔歔而不可禁余既傳觀乎
天下何有庶幾乎夫子之所為死者不復生嗟余

去此其從誰當秦氏之敗亂得一士而可王何五
百人之擾擾而不能脫夫子於劍鏑抑所寶之非

賢亦天命之有常昔闕里之多士孔聖亦云其遑
遑苟余行之不迷雖顛沛其何傷自古死者非一

夫子至今有耿光踞陳辭而薦酒魂髣髴而來享
柳宗元弔裴弘墓文

君側今王易為侯威強逆制
有周之羸兮邦國異圖臣乘

今奮命轉幽疹蠱膠密兮肝膽為仇奸權蒙貨兮
忠勇以劉伊時云幸兮大夫之羞嗚呼危哉河渭

潰溢兮橫驅以抑嵩高圻墜兮舉手排直壓溺之
不慮兮堅剛以為式知死不撓兮明章人極夫何

大夫之炳烈兮王不悟夫讒賊卒施快於剽狡兮
恒就制乎強國松柏之斬刈兮翁茸欣直騶驪折

足兮罷驚抗臆驚鳥之高翔兮孽狐喘而不食竊
畏忌以羣朋兮夫孰病而伸一挺寡以枝衆兮古

聖人之所難矧援羸以成傲兮茲固蹈殆而違安
殺身之匪予戚兮閔宗周之已完豈成城以夸功

兮哀清廟之將殘嫉彪子之肆誕兮彌皇覽以為
謾姑舍道以從世兮焉用夫考古而登覽指白日

以致憤兮卒頽幽而不列板上帝以飛精兮黥寥
廓而殄絕竭焉雲以狃愬兮終冥冥以鬱結欲登

山以號亂兮愈洋洋以超忽涸涸其不化兮形凝
水而自慄圖始而慮末兮非大夫之操陷瑕危厄

今固衰世之道知不可而愈進兮誓不偷以自好
陳誠以定命兮侔貞臣以與為友比干之以仁義

類兮緬遜絕以不羣伯彛殉潔以莫怨兮孰克軌
其遺塵苟端成之內虧兮雖耆老其誰珍古固有

一死兮賢者樂得其所大夫死忠
李翱祭獨孤中

兮君子所與嗚呼哀哉敬弔忠甫
丞文

嗚呼昔我與君自少而歡中暫乖阻周荆渺
綿宣城越中二府周旋同事於公職以相連

了常繼後我唱其先叔向汝齊不韜而堅蘭馨以
明乃在掖垣引我代已真謂其賢共升於朝亦又

多年或外或內莫余或捐君齒少我髮鬢都玄豐
 盈角犀氣茂神全當臻上壽福社昌延何為發瘍
 針藥弗調有妻既喪有子童然喪祭誰主銘旌有
 翻嗚呼哀哉誰短與長會歸於死以存悲逝前後
 皆爾哭君之哀痛折支指欲抑不能縱之曷已嗚
 呼哀哉入君之尸但有裳帷思與君言不見容儀
 薦肉不食酌酒不推
 嗟嗟用晦何亟臻斯

宋歐陽修祭石曼卿文

嗚呼曼卿生而為英死而為靈其同乎萬物死生而

復歸於無物者暫聚之形不與萬物共盡而卓然
 其不朽者後世之名自古聖賢莫不皆然而著在
 簡冊者昭如日星嗚呼曼卿吾不見子久矣猶能
 髣髴子之平生其軒昂磊落突兀崢嶸而埋藏于
 地下者意其不化為朽壤而為金玉之精不然生
 長松之千尺產靈芝而九莖奈何荒煙野蔓荆棘
 縱橫風淒露下走燐飛螢但見牧童樵叟歌吟而
 上下與夫驚禽駭獸悲鳴躑躅而啾嚶今固如此
 更千秋而萬歲兮安知其不穴藏狐貉與鼯鼯此
 自古聖賢亦皆然兮獨不見夫累累乎曠野與荒

城嗚呼曼卿盛衰之理吾固知其如此而感念疇
 昔悲涼凄愴不覺臨風而隕涕者有愧乎太上之

忘程願代父祭呂申公文

嗚呼公稟則異得天之粹邁茲昌辰出為嘉瑞

生而富貴處之無累幼而聰明克之能至學既知
 真任則為道出入屢更險彘一操二聖臨御人望
 是從起藩入輔命相再公平日視公靜默恂恂國
 論所斷一言萬鈞謂公無位位為相臣謂公得志
 志存未伸然公心如權衡所以無間言於率土德
 如山嶽所以致敬心於人主從容語默之間人孰
 量其所補胡上天之不弔不一老之愍遺淵水無
 涯將孰求於攸濟百身莫贖為有識之同悲嗚呼
 哀哉羸老餘生辱知有素二男論忘勢之交不偶
 無酬知之路阻臨穴以伸哀姑託文而披露想英
 靈兮如在鑒**陳瓘祭范忠宣文**昔文正公在仁祖
 丹誠而來顧**陳瓘祭范忠宣文**時忠於謀國衆正
 所依心虛而明照了不疑先事而慮有如著龜兩
 遭物謗益奮不移外禦元昊數蹈禍幾國勢既安
 奚恤我危考公行事允也似之安不擇也難不敢
 辭至於言兵則曰不知豈曰為異各遵其時不述

其跡是乃無違三年遽改生事者誰蔡相南行公獨救之一勝一負其兆在茲公可以默又進忱辭人亦有言公爾忘私孰能臨義捨安取危一斥四年盲廢始歸天子哀憐使命涕泫其心不有義欲有施人願公留為帝龍夔病不能對人所嘆咨天子曰呼疾尚可為錫以上劑臨遣國醫丁寧訓飭速療勿遲云何不淑竟止於斯嗚呼哀哉公果已矣舉世思公公不來矣人之於公有合有睽聞公之歿睽者亦悲情隔生死公論乃出悲公之人始自今日臨終不昧忍死有述小其一身大我王室置小恤大自初訖終可使聞者勸而作忠太宗征賊喬嶽不忘心之所慮奚獨一方願借生靈願合朋黨願為宣仁一洗誣謗願正其事願辨其人願以中道行帝之仁嗚呼哀哉言惟心聲孰無此聲孰有此誠神器雖大如人之形愛養胃氣可以保生陽明之經徧於四體呼吸之間無有不差在絡連右首脉應趾中經流行寧有定位彼執一者棄異取同異我曰徧同我曰中語各有心心各有物孰能審是而不彼恤公獨有言繼者誰乎公薨我悲豈緣葭葶公昔南遷我在北陲側身以望心往

從之及公之還我有言責陳留能近欲往不得平生想慕獨未識公見公之心何必形容文正歿後公又亡矣仲季方興公復有子其門益大其道益光公可無憾我亦奚傷
張繹祭程伊川文
 嗚呼利害生于身禮義根于心伊川此心喪於世衆乃以為迂也維尚德者以為為卓絕之行而忠信以為為孚也立義者以為為不可犯而達權者以為為不可拘也在吾先生曾何有意外道會其然無際無欲可以係羈兮自克者知其難也不立意以為言兮知守者識其要也德輶如毛毛猶有倫無聲無臭夫何可親嗚呼先生之道不可得而名也伊言者反以為病兮此心終不得而形也維太山以為高兮日月以為明也春風以為和兮嚴霜以為清也在昔諸儒各行其志或得乎數或觀乎禮學者賴之世濟其美獨吾先生淡乎無味得味之真死其乃已自我之見七年于茲含孕化育以蓄以滋天地其容我兮父母其生之君親其臨我兮夫子其成之欲報之心何日忘之昔先生有言見乎文字者有七分之心繪乎丹青者有七分之

儀七分之心其猶可推而今而後將築室于伊洛之濱望先生之墓以畢吾此生也嗚呼夫子沒而微言絕則吾固不可得而聞也然天不言而四時行地不言而百物生惟與二三子洗心去智格物去意期默契斯道在先生為未亡也嗚呼二三子之志不待物而後見先生之行不待誅而後徵然而山頽梁壞何以寄情婁風一奠敬祀于庭百年之恨并此以傾

元許約魯齋先生從祀告文

自太極判而人文開庖羲作而卦畫始備

物以致天下之用成器以為天下之利益肇乎乾坤者惟一理盈乎宇宙者惟一氣人倫由是而明萬事以之而理王之所以王帝之所以帝百世同符有一無二迄於周衰篤生聖人有德無位遭時之屯周流天下而不我用乃獨在乎斯文明王道於已晦振綱常而再新顏魯再傳而得子思至孟子獨不述其津泯泯琴琴歷歲時之既久承承繼繼乃寥廓而無聞迨乎有宋寔生周子畫無極之大原為萬物之根抵扶泰山已摧之巔發千古不傳之秘淵淵河洛大暢斯旨天理之微人事之著

鬼神幽至於子朱子而大備天眷皇元我文正公寔有得於此也合眾議而有歸惟前賢之是證既縷析而毫分亦提綱而振領盡小學之精微為後人之龜鏡言仁義必本諸身言道德必由乎性動靜必循乎理終始不忘乎敬春風藹然物我融會冰壺瑩然表裏輝映出而佐時也必欲底雍熙之和進而事君也必欲止唐虞之聖事必探乎幾先俟其久而乃應言治亂之所生盡天人之交勝其高也入於無倫其近也不離於日用叙天工而振王綱正人心而祈永命觀其運用天理而見諸行事者欲名言而奚罄耶蓋嘗思之以百年凝道德之身千載繼絕學之志由布衣而起田野總庶官而宅百揆明曆象以授人時創辟雍而教胄子忠言疊疊氣不少衰為學孜孜老而後已蓋其所造者深所積者廣舉而措之事業者獨高乎一世非義精而仁熟道全而德備者疇克爾耶宜乎聖天子念之不忘崇以魏國之封褒以文正之謚又欲嘉惠後人也乃命列於從祀之位既相其子又撫其孫猶諄諄而不置也况約等親出其門提耳之言面命之誨天地純全古人全體朝焉夕焉誘

掖諄至容聲馨歎不遠伊邇嗚呼昊天罔極之恩仰而思俯而戚曷其有既耶

明于謙祭大河文

曩者河水為患薄近城邑修築堤岸勞費財力建祠妥靈水患

乃息大雨時行民事當憂希神默相降祉垂休隄防鞏固河道安流今特遣官祭以牲醴誠意感孚災患消弭戴神又祭河文惟神毓秀陰陽或流或

相順則為生成相反則為克制惟城惟隍以屏以蔽祀典攸崇生民依庇茲者河水為患民勞財費垂成厥功乃值垂異水不由北而反南至意者或祀缺於事神或冒犯乎禁忌今特遣官牲醴以祭

惟神垂休除害興利北河則順遵乎洪流南岸則增崇乎地勢民無火勞事乃克濟萬古千秋戴神之白良輔祭閻禹錫文自有宋迄今歷數百年矣

學之後其有志於起而繼之者駸駸乎其不絕如綫子與乃以剛方之資卓絕之見獨能奮起於數百年之下欲以私淑之學上續既絕之統志堅金石老而不渝誠謂迴狂瀾於既倒障百川而東之

者歟子與當垂髫之際游業鄉校清淑頴異迥出衆人日記萬言迎耳即悟其講論也已不泥於文字而必究諸義理之實其為文也已不羈於詞章

有成人之器近而鄉黨朋友遠而鄰邑士夫莫不欲親德而願見之及冠而聞文清薛老先生講道河汾之間上繼周程張朱之緒負笈而往不遠千里遂獲究竟河圖洛書之秘太極通書之旨虛舟

而往實腹而歸吾洛數百年不講之學賴子與而復振可謂中州不世之豪傑歟歷官中外三十餘年到處有聲水蘖一致屢有建明多所嘉尚其所著述悉皆正而不葩信而不詭且其孝弟之實己

蒙旌著於朝可謂不愧神明不負所學矣良輔相與為友歲將三紀書無不講理無不究得焉無不告過焉無不規正欲相與刮劇淬礪矯揉變化期

以底于大成乃今忽焉而疾倏焉而亡嗚呼世之論人者必舍其大而疵其細非論人之善者也世之取友者每因其勢而略其大非取友之善者也

吾與子與非因其勢而今特取其大哀其年未中壽志未底于大成嗚呼斯文而止於是乎天何厚

其與而嗇其壽如是乎六籍四書吾復與誰究乎
 圖書子史吾復與誰講乎燭火雖明吾何復覩日
 月之貞乎溝壑雖深吾何復見江漢之大乎蟻螻
 雖聲吾何復聆雷霆之咆哮乎振俗學之委靡闢
 異端之虛寂昔朱子哭蔡季通為參同契之未及
 講究吾之所以哭子與者抑奚但參同契一書之
 未究哉浩浩乎剛正之氣凜凜乎不屈之節屹屹
 乎出衆之見舉一世而不能拔之舉天下而不能
 移之不但為中州豪傑不但為天下豪傑謂一世
 之豪傑亦可矣才周于用惜乎未及大於施嗚呼
 交誼無窮天數有限斯道未底於大成者果人乎
 哉昔在孔門有結纓而斃者有易簣而斃者蓋皆
 其正也子與而今已得其正矣亦何憾焉嗚呼遺
 稿俱存琴書在日惜乎所著周易詳說未及傳世
 撫膺而哭潛然一奠九泉有知其 **陳麟祭尤時熙**
 尚聆吾之言而鑒吾之哭尚享 **文**
 嗚呼古人云感恩不易知已尤難麟於生前所
 難也蓋麟自斥歸杜門謝客十載餘亦知先生堅
 卧不出曾未一謁安知所謂講學論道脫然於風

塵之外以求聖人脉絡汨沒習染幾成痴癡矣隆
 慶改元忽承先生手約有事於招提精舍每小車
 日二次過吾廬止謂偕行以襄國事不知默察予
 之動定心術欲轉移以聖學第一義也頗識先生
 之意向即書悔過鄙語就證蒙批云讀之感動泣
 下真如大夢中之喚醒矣抵冬同志帖來告先生
 有廓外荒圃之行至則先生果來縉紳諸儒以次
 雲集先生首命予歌一詩以倡其端先生繼和之
 以引其趨彼一時也豈無懷氏太朴之風與即待
 約相會始知先生真有意於予也乃振衣而師事
 之矣茲非知已者耶嗚呼聖學不明久矣予不自
 量敢冒洛人非笑而日侍於先生之側亦憫予之
 駭魯亦樂予之不倦者匪一麟兩雁大窘辱舉國
 人謂宜白其事先生即止之曰反已無愧焉耳每
 嗜陰陽相術先生曰曲學也何裨於身心性情常
 舉子史並宋儒諸論以求印先生曰此數他人寶
 徒玩物以喪志予有厭世心也教之以耐煩有競
 尤心也教之以喫虧有忿厲心也教之以容忍有
 侈靡心也教之以淡泊舉天壤間道理無不諄諄
 然命之以破我胸中之迷藉也白首握手終日語

心真視予猶子也謂非恩之罔極耶茲者天不我憐山頽梁壞先生溘然觀化矣我有疑貳誰其解之我有逆億誰其釋之我有隱微誰其剖之古人公案誰其示之傳曰無德不報又曰為知己者死麟果何以酬先生哉或曰日月有邁月有征姑依違影響無負知己之言乎抑尊所聞行所知力踐先生之教乎柰儀刑之既遠愧駑鈍之不逮終血肉之為累徒老大之傷殘悠悠虛度五十六矣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雖稍知刻勵竟成辜負安能報先生之萬一哉音容永隔卒受無門墜業茫茫誰知我心伏柩一哀非獨為先生哀為世道之哀為鄉邦之哀為吾黨之哀安能起先生於九泉再置我于熙熙之春臺噫言有盡而意無窮也痛哉

楊漣過朱仙鎮告岳廟文

惟神萬古精忠兩間正氣高山仰止凡士而識字將而枕戈者莫不凜愛死要錢之明訓以刻礪其心烈日當空或忠而被謗直而蒙誣亦莫不引皇天后土之忠言以陰祈一鑒如漣屋漏內省循知無足比數于前賢而忠愛獨盟則不敢自同于末俗萬曆四十八年當神祖賓天之後先帝不豫之時今上未冊立及初登極之際一倡議鄭貴妃之當移宮與當辭封后一力爭悍妃之不可以托付少主與不可抗拒乾清總之非杜漸防微之公心則尊王消夢之獨念也此一點血忱如為官為名可以逃人耳目必不可欺神明鑒天啟四年見司理太監魏忠賢與乳母客氏表裏為奸太阿竊弄即帝子帝妃可以生死任情天語天憲可以喜怒惟意目已無君漸豈可長此漣義不能忍聲罪糾叅明知彼虎不可撩漣禍不可試祇以當日憑几惓惓安可今日同人默默庶幾博浪一擊萬一宗社有靈令忠賢稍知主僕之分不至謂外廷無人漣亦可以盡此臣子忠心無但騙朝廷官做也不意微誠不足濟事孤直反以厲階播惡同氣同鄉削籍空國空署今且橫誣以烏有賊私並指前移宮事為通王安罪案父子長途赤炎蒸背聞者見者不免傷情漣則謂自古忠臣受禍者何獨漣一人即如武穆王何等功勳而莫須有竟殺忠良何況么麼直言如漣此行定知不測自受已是甘心但所恨者人借漣以結內外之歡因借忠賢以快恩仇之報如劉一璟周嘉謨等之削籍如左光斗

時今上未冊立及初登極之際一倡議鄭貴妃之當移宮與當辭封后一力爭悍妃之不可以托付少主與不可抗拒乾清總之非杜漸防微之公心則尊王消夢之獨念也此一點血忱如為官為名可以逃人耳目必不可欺神明鑒天啟四年見司理太監魏忠賢與乳母客氏表裏為奸太阿竊弄即帝子帝妃可以生死任情天語天憲可以喜怒惟意目已無君漸豈可長此漣義不能忍聲罪糾叅明知彼虎不可撩漣禍不可試祇以當日憑几惓惓安可今日同人默默庶幾博浪一擊萬一宗社有靈令忠賢稍知主僕之分不至謂外廷無人漣亦可以盡此臣子忠心無但騙朝廷官做也不意微誠不足濟事孤直反以厲階播惡同氣同鄉削籍空國空署今且橫誣以烏有賊私並指前移宮事為通王安罪案父子長途赤炎蒸背聞者見者不免傷情漣則謂自古忠臣受禍者何獨漣一人即如武穆王何等功勳而莫須有竟殺忠良何況么麼直言如漣此行定知不測自受已是甘心但所恨者人借漣以結內外之歡因借忠賢以快恩仇之報如劉一璟周嘉謨等之削籍如左光斗

魏大中等之跟踏徒傷明主手滑之威益亂祖宗
 干政之制漣一身一家其何足道而國家大體大
 勢所傷實多且恐積威所劫臣僚媚灶如趨而積
 勢所成權奸騎虎不下九閹既已雲深舉國盡為
 舌結氣運攸關有不忍言者惟是仰干神聖大顯
 威靈默牖帝心少戢兇焰無枉陷無辜於羅織猶
 少廻片照於蒙靈雖八千女鬼亂朝綱之議若氣
 數有司而一轉冰霜成雨露之仁則惟神造化千
 秋廟食知不忘憂國之心一寸蟻衷定俯鑒愛君
 之血至於漣之受誣原以甘心不辯但事在追贓
 無論名節資斧已為衆奏罄產不滿千餘何以成
 不疑之長者將無累叔敖之子孫興言及此不免
 痛心不敢不實訴於神也說者又謂此行已觸兇
 燄當更發揮一番漣恐累臣一疏想不能上聞而
 天網四張亦難以理論徒取明旨之襲更傷英斷
 之明似不如聽之公道為妥無已則有漣三閭大
 夫初念極言票擬當歸閣臣用舍當聽銓部刑罰
 當付法司中官必不可干預外政庶幾古人尸諫
 之意少動時人忠義之心又未知有當于人臣之
 義有濟于天下之事否也俱望尊神明賜一夢以

决行止瑣瑣冒瀆敢言附于忠義之下同而亟亟
 呼愴實切于疾痛之上籲惟神宥其褻冒有以啟
 之漣不勝滌心 **王縉祭張彪文** 嗚呼軍之兆也金
 惶仄待命之至 **王縉祭張彪文** 被創而失馬彪以
 馬走金而步殿以死嗚呼朝廷者金之主也金者
 彪之主也彪以死全金金當何以爲朝廷報耶嗚
 呼彪不 **祭許經文** 嗚呼經乎我與經共當賊鋒我
 死矣 **祭許經文** 脫虎口不幸也非幸也經不免
 焉幸也非不幸也我愧經矣嗚呼
 生爲烈丈夫死當爲厲鬼殺賊

藝文總論

或有問于余曰志者史之一事也地理者又志之一事也夫其畫疆域表山川綜核風土戶賦之繁蒐羅賢哲宦游之蹟已不勝其辭費矣今通志載藝文乃三居其一卽藝文中詩又什居其四得無贅乎余曰唯唯否否夫文章固天地之英華而詩詞又文章之最先也粵考古昔在五帝則有皇娥擊壤之歌在周初遂有巡狩陳詩之典故十五國之風大半始于中原召南奏而王化成黍離降而王迹熄則今之洛汝南陽也變風始于邶鄘衛則

今之懷衛也他如陳如檜如鄭咸在封內率以一國之謳謠而關乎天下之大尼父刪詩並有不廢夫豈無意乎若乃漢唐遞降兩河人士領袖宗工以文論則二賈之封事弘譽于西京張蔡之逸才蜚聲于東洛也王隱記兩晉之始末延壽詳南北之分爭燕公之手筆炳炳于開元景文之雕繡燦燦于慶祐也以詩論則尼岳登泰始之壇應阮接建安之派開府清新馳聲于北魏文通采藻擅譽于南梁也宴刺史于留司分獨孤之前席制西崑于商隱啓大年之增華北地揚鑣士識崆峒之氣

信陽建幟望高大復之峰也若夫兼茲長技獨擅千古則昌黎起八代之衰矣更有不以文名而文自至者二程之語錄傳薪于洙泗許氏之說文續靈于倉頡也荀悅之漢紀意懲夫檣杙劉高之奏議體並夫宣公也不以詩名而詩自至者焦贛之詮易如見四聖之心堯夫之別傳迥出魏晉之上也至于碩輔宦游英流寄跡鄒枚嚴馬騷賦梁園二陸三曹歌行鄴下白叟倡香山之社少陵寓陸渾之庄孟李聯翩逸響崧高之谷歐蘇衣鉢流連睢潁之濱昆陵晉江指嶽瀆以興吟歷下婁東振

冀豫之風雅於都哉洵清淑之間鍾而人文之盛事矣

有清御宇文治綦隆生長茲土者天階析曜旣多河洛之英宦游其地者寰海才雄復極江山之秀豈得入寶山而嗟空手乎至記載之體夔自不同舊志分載各條讀者恒嫌其少今志彙編一帙觀者或病其煩蓋因分纂之始人持臆見致多義例之未安暨余刪訂之時期速觀成未免舛訛之難盡余固不敢居功而亦不任受罪者也稍加詮次以俟後之君子更爲筆削而蒐輯之是則余之幸也

夫

河南通志卷之第四十九 終

河南通志卷之第五十

雜辯

備遺附

志者所以傳信也信史而外稗野亦所必容以全
 豫之大百家異同竒聞逸事足供辯論者比比矣
 苟不一為詳核則夢華之錄勾異之志載諸東汴
 二京者不適所以傳疑哉顧仲尼著麟史夏五郭
 公寧存勿闕學者少見多怪欲舉汲冢石鼓盡等
 于齊諸徒徵其舛陋耳茲故備輯之以附于傳信
 傳疑之列作雜辯志

許由

張華博物志稱司馬遷云無堯以天下讓許
 由事楊雄亦云誇大者為之按賜叔愛日抄

云從來人以莊周盡是寓言却不曾深攷如堯讓許由依舊是有此人蓋申呂許甫皆四岳之後許由亦其一也以當時咨四岳觀之則堯有讓四岳事但周之而言文飾過當耳左傳云夫許太岳之後杜注云堯四岳則太岳非由乎高士傳堯召許由為九州長豈即岳之任歟按伯夔傳太史公云箕山有巢由塚是不疑為無是人矣古人之名不見於六藝何止由光而統欲蔑之耶楊誠齋有詩子雲到老不曉事不信人間有啓母化石嵩山之陽許由子雲之見議於人宜矣啓母化石嵩山之陽廟久廢廟前有石高二丈許而中裂號啓母石郡志載淮南子云啓母塗山氏之女禹治洪水經轅轅山謂塗山氏曰欲餉聞鼓聲乃來禹跳石誤中鼓塗山來見禹乃化熊慙之而去嵩高山山下化為石禹曰歸我子石破而生啓蓋此石是何其誕也近世有引書及孟子語為之辯者謂禹治水於外其勤久矣不假塗山之餉而後食而塗山安得隨其所之而餉之禹若化為異物何不避一世之人而獨避其所配耶一世之人何不見而塗山獨見之而慙耶塗山慙禹之化熊而不自慙於化石耶

蓋好事者承訛踵妄轉相附會而至是耳予聞啓封又有所謂啟母墓者漢書注啟母墓在陽城即嵩山之陽今登封地然則此毫城舊志毫城在歸石為啓母此墓何為者耶毫城德府東南四十里為契父帝嚳所居蓋相傳者之誤立政曰商有三毫解者曰一在洛州偃師縣西十里帝嚳都此是曰西毫一在宋州穀熟縣西南三十五里湯都此是曰南毫其地與葛伯為隣今寧陵之葛鄉即其國也一在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湯受命之處是曰北毫今據鄭玄孔安國及括地志俱稱湯自商丘而遷蓋自南毫而徙西毫書所謂從先王居是已至于盤庚渡河南遷則又帝嚳之故都也故曰商之三都毫俱空桑呂氏春秋有佚氏女子採當以偃師為是空桑桑得嬰兒于空桑中獻之其君令焯人養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有神告之曰日出水東走母明日視日出水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為水身因化為空桑得之伊水故命之曰伊尹竊謂邑人既盡沒於巨浸尹母又已化為枯株採桑之女偶得遺嬰于無人之境其事誰復得而傳之惟誕不經所宜

刑削至懸千金人不能增損一字 **伊尹負鼎** 伊尹負鼎

高誘謂憚相國之勢而然也 **伊尹** 史記

以干湯謂尹有鼎鼎之才也 **微子** 宋世

衡云爾而說者遂謂伊尹為庖人非也 宋世

家武王克商微子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手把茅或謂

既面縛何以又左手牽羊右手把茅乎然寃言之

皆必無之事肉袒面縛出於左氏乃楚人以誑莊

王受鄭伯之降借名于武王而誣微子也史云微

子抱祭器而入周既入周矣又豈待周師至而後

面縛乎且抱器入周亦必無之劉敞曰古者同姓

雖危不去國微子紂庶兄也何入周之有論 **首陽**

語云去之者去紂都也雖去不踰國斯仁矣 **首陽**

山 首陽山按一統志在偃師縣西北二十五里商

伯彛叔齊隱此又按戴延之西征記洛陽東北

有首陽山莊子又稱彛齊西至岐陽見周武王伐

殷曰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遭亂世不為

苟存與其仕周以塗吾身也不若避之以潔吾行

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飢餓而死其詩登彼西

山西山即岐陽之西首陽山也曹大家注幽通賦

又云在隴西及考山西通志首陽山在蒲州南四

十五里一名雷首又名方山彛齊隱居之地墓祠

俱存又和順縣南四十里亦有山名首陽史記伯

彛傳馬融注首陽在河東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

河南通志 雜辯 卷之第五十一 三

城 睢州有匡城古屬宋世謂孔子畏於匡即此按括地志匡城本漢長垣縣在滑州城西南十里而匡城北十五里有蒲鄉當時孔子居衛懼譖而出將適陳過匡匡人以為陽虎也而止之已而去過蒲居月餘而返衛蓋匡之有蒲史記家語俱有紀載而睢則不聞有所謂蒲者矣子貢子衛人受學孔子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故太史公立貨殖傳遂首誣子貢如此則子貢一猗頓耳聖門四科子貢善言語太史公信戰國游士之說載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其文震耀其辭辯利人皆信之獨蘇子由作古史而知其妄嘗考左傳齊之伐魯本于悼公之怒季姬而非田常吳之伐齊本怒悼公之反覆而非子貢其事始自若如太史公之言則子貢一蘇秦耳杞

梁妻

長城秦王所築以備北邊者前此趙武靈王既好戎服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關為塞山下有長城戰國武靈王所築也子史諸錄並無婦哭城崩之事列女傳齊莊公襲莒杞殖戰而死其妻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尸于城下而哭十日而城為之崩既葬遂投河水死樂府秦操有杞梁妻歌按

古今註杞殖妻妹朝日之所作也殖戰死妻抗聲長哭杞都城感之而頽遂投水死其妹悲姊之貞乃作歌名曰杞梁妻焉梁殖之字也殖春秋時人距趙及秦築城時不啻數百年列女傳及樂府註所謂城崩乃杞都城非長城也秦趙所築去杞數千里梁妻時於秦趙既河清弗埃而杞於長城又風馬牛不相及也唐僧貫休賦杞梁妻云秦之無道兮四海枯築長城兮遮北途築人築土一萬里杞梁貞婦啼嗚嗚上無父兮中無夫下無子兮孤復孤一號城崩塞色苦再號杞梁骨出土疲魄饑魄相逐歸陌上少年莫相非段干初封段後邑也二事合而成調未知何據因邑而氏魏世家有段干子田世家有段干朋而風俗通乃以為姓段名干木蓋因呂氏春秋干木光乎德與魏都賦干木之德之言而誤也按詩有出宿于干干即地也傳又有蹇叔處干而干亡之秦而秦霸王子喬史記封禪書注引裴秀冀州記是其証也王子喬云緱氏仙人庵者昔有王僑捷為武陽人為栢人令於此登仙非王子喬也唐詩王子求仙月滿臺又云可憐緱嶺登仙子猶自吹

笙醉碧桃蓋世以王留侯舊志陳留有留侯廟世

僑為王子喬誤矣余攷遷固所紀皆曰良先韓人及其父平蓋五世

相韓也秦滅韓良為韓報仇至下邳聞景駒自稱

楚假王在留良欲往謁道遇沛公語相得遂從之

後帝有天下命良自擇封地良曰始臣會上于留

願封留足矣按括地志留在徐州沛縣東南五十

里常昭云留屬彭城地理志下邳屬東海是帝之

起豐沛其地與彭城下邳甚邇今二地去陳留不

啻數千里謂為封邑可乎舊有廟蓋本于後人所

慕而為之或亦當時經過之地河渠溝洫二書異

若遂以為良之封地其謬甚矣同史記河渠書言西門豹引漳溉鄴以富魏之河

內而班固作溝洫志載史起言漳水在旁豹不

知用二說矛盾疑當時西門渠潭已廢史起

紹修故民歌之不知固之所載從何得也濟瀆

廟石刻 濟源縣濟瀆廟有石刻記云大漢通容元

尚泛湖至君山廟禱祀忽見一朱衣人持書一封

付繼安令寄至濟源縣西北三里許有龍池前有

石一塊擊之必有人應其形差異第勿驚畏此書

乃玉帝勅濟瀆之神行雨者繼安如其言以書叩

其石其事果驗末云大宋開寶六年四月二十日

再書此記不著撰者姓氏間嘗徧攷兩漢蜀漢五

代漢並無以通容紀元者乃知後人妄為此記以

欺愚瞽而又謬塑繼安像于廟之儀門像前寘大

未還中土會稽頗稱多士延為會稽都尉如董子儀嚴子陵皆待以師友之禮以此證之子陵非餘

姚人明矣范李固墓舊志在磁州諸翟村按漢書列傳固漢中南鄭人被梁冀

誣害臨終勅子孫素棺三寸幅巾歛殯於本郡礮確之地不得近故塋汚先公塋域時二子基滋被

收死獄中少子奕亡命雖弗克如治言朕當其暴尸京城時弟子郭亮董班同往哭臨殉尸不去遂

聽祕歛歸葬今漢中城固縣其墓在焉意者其同被難柱喬亦以故椽楊匡誦闕上書乞還葬李杜

骸骨故磁有喬墓因附固墓邪又按本傳固為廣漢雒令至白水關解印綬還漢中而舊志云固為

洛陽令銅雀視世傳鄴城古瓦硯皆曰曹魏銅雀皆非也

實夫魏之宮室焚蕩於汲桑之亂及趙燕魏齊代與代毀室屋且易况易壞之瓦礫乎鄴中記曰北

齊起鄴南城屋瓦皆以胡桃油油之光明不蘚筒瓦用在覆故油其背版瓦用在仰故油其面筒瓦

長二尺潤一尺版瓦之長如之而其潤倍今得其真者當油處必有細紋俗曰琴紋有白花曰錫花

傳言當時以黃丹鉛錫和泥積歲久而錫花乃見古磚大者方四尺上有盤花鳥獸紋千秋萬歲字

其紀年非天保則與和蓋東魏北齊也又有磚筒者花紋年號如磚內圓外方用承簷溜亦可為硯

鄴人有言曰銅雀瓦硯體質細潤而堅如石不費筆而發墨此古所重者而今絕無蓋魏去今千有

餘年若此物者毀碎為飛塵矣齊磚至今未及千年村夫割土求之聚眾數百踰年不得鄴民乃偽

造以給遠方王荆公詩曰吹盡西陵歌舞塵當時屋瓦始稱珍甄陶往往成今手尚託虛名動世人

夫甄陶之物土以為質水以和之必得火而後成火力方勝則土曠而水絕雖有黃丹鉛錫焉能作

潤哉惟古瓦與磚沒地中數百年感霜露風雨之潤既久火力已絕復受水氣所以含畜潤性而滋

水發墨也書者誤增趨於下遂讀作虞字韻淳于辨于之

于今晉書于寶書于作于文選晉武革命論云于

字畫之差相承已久張溥所以歎其無辯也楊誠

齊在館中與同舍談及于寶一吏進曰乃于寶非于也問何以知之吏取韻書以呈于字下注云晋有于寶誠齋大喜曰汝乃吾一字

之師耳于寶所著又有于子十卷 **七賢祠** 在獲嘉里三橋村世傳晋嵇康阮籍山濤阮咸向秀劉伶王戎七人為竹林之遊當時號為竹林七賢故邑人立祠祀之今按晋書濤與戎咸傳皆云與籍為竹林遊而言竹林所在惟康傳戎自言與康居山陽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愠之色又云至汲郡山中見孫登遂從之游而籍傳亦云籍嘗於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略終古及棲神導氣之術登皆不應則籍與康輩竹林之遊正在居山陽與孫登相遇時也今考一統志輝縣西南七十里山陽鎮有七賢堂註謂即籍等隱處而此云狀者蓋嘗游于此而遂名

之耳 **韓愈本修武人** 修武縣東北三十里曰南陽呼其地曰韓莊又曰韓村愈自上世居此按李郭為愈作行狀曰昌黎人而愈亦嘗自稱昌黎又皇甫湜為愈作墓誌銘不言鄉里李白作愈父仲卿去思碑曰南陽人嗣後劉勰舊唐書列傳亦曰昌

黎人蓋本諸行狀而歐宋新唐書乃增曰鄧州南陽人蓋本諸去思碑而誤加鄧州二字也昌黎古韓氏通稱如李必曰隴西崔必曰博陵孫必曰樂安耳今修武之韓莊有愈墓存焉則愈之為修武人明矣 **岳武穆當稱忠武** 今天下岳祠皆稱武穆此未定之謚也嘗見宋贈鄂

王岳飛謚忠武文曰李將軍口不出辭聞者流涕藺相如身雖已死凜狀猶生又曰易名之典雖行議禮之言未一始為忠愍之號旋更武穆之稱獲觀中興之舊章灼知皇祖之本意爰取危身奉上之實仍采戡定禍亂之文合此兩言節其一意昔孔明之志與漢室子儀之光復唐都雖計効以或殊在秉心而弗異垂之典冊何嫌今古之同辭賴及子孫將與山河而並久觀此益知當稱忠武為是也

備遺

擊人乃魚 孔子厄於陳蔡間於野中夜有一人身長九尺皂衣高冠往來左右子路引出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與戰於庭仆之於地乃是大鯉魚也長九尺餘孔子歎曰此物也何為來哉吾聞物老則羣精依之因衰而至此其來也豈以吾遇厄絕糧從者病乎夫六畜之物及龜蛇魚鼈草木之屬神皆能為妖惟故謂五酉五行之方皆有其物酉者老也故物老則為惟矣殺之則已夫何患焉舊志燕姑
夢蘭 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姑夢天使與已蘭曰余為伯儵余而祖也以是為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公曰講生穆公名鄭國龍鬪鄭大水龍鬪于時門之外有淵龍不我覲也龍鬪我獨何覲焉祭之則彼杞人憂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于我乃止杞人憂天杞國有人憂天崩墜身無所寄廢於寢食人有天笑彼過憂者曉之曰天積氣耳無形無氣柰何憂崩墜乎其日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曜者即使墜曉者曰日且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曜者即使墜亦不能有所聞哭知姦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閭中傷列子聞哭知姦聞婦人哭撫其御之手而

聽之有問使吏執而問之則手絞其夫者也翼曰其御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懼凡人於其所親愛也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哭夫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鄭人市履鄭人有買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市罷不得人曰何不試以足曰吾忘度乃歸取之及寧信度無自信也俱韓非子田父獻玉野者得寶玉徑尺弗知其玉也以告隣人隣人陰欲圖之謂之曰惟石也畜之弗利其家弗如復之田父雖疑猶錄以歸置於廡下其夜玉明光照一室田父家大怖復以告鄰人曰此惟之徵也棄殃可銷於是遽而棄於遠野鄰人無何盜之以獻魏王魏王召玉工相之玉工望之再拜而立敢賀玉王得此天下之寶臣未嘗見王問價玉工曰此無價以當之五城之都僅可一觀魏王立賜相玉者千金長食上大夫殺鷓鴣昭慈魏公子無忌方食有鳩飛入祿尹文子殺鷓鴣昭慈案下公子使人顧望見一鷓鴣在屋上飛去公子乃縱鳩逐而殺之公子暮為不食曰鳩避患歸無忌竟為鷓鴣所得吾負之為吾

捕得此鷄者無忌無所愛於是左右宣公子慈聲
旁國左右捕得鷄二百餘頭以奉公子公子欲盡
殺之恐有辜乃自按劍至其籠上曰誰獲罪無忌
者耶一鷄獨低頭不敢仰視乃取殺之盡放其餘
無忌由是名 **雀鳴復官** 圍人魏尚高帝時為太史
益彰 **烈士傳** 有罪下獄有萬頭雀集獄
棘樹上拊翼而鳴尚占曰雀者爵命之祥其鳴即
復也我其復官也有頃詔還故官陳留耆舊傳

丙吉決獄

陳留有富翁年九十無男娶田舍女一
宿身亡此子非父之子遂爭財數年不決丞相丙
吉決云老翁兒無影不耐寒其時八月中取同歲
小兒俱解衣試之老翁兒獨呼寒曰 **琴有殺心** 蔡
中行果朕無影遂以財與之意林

在陳留其鄰人有以酒食召邕者比往而主已醉
焉客有彈琴者邕至門潛聽之曰嘻以樂召我而
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者告主人主人遽自追而
問其故邕具以告彈琴者曰我向鼓絃見螳螂方
向鳴蟬蟬將去螳螂為之一前一却吾心唯恐螳
螂之失蟬也此豈為殺心而形於聲者乎邕笑曰

此足以 **仲堪葬骨** 殷仲堪陳人遊於河濱見流棺
當之 接而葬焉旬日門前之溝忽起
為岸其夕有神自稱徐伯玄云感君之德無以報
仲堪因問焉前之岸是何祥對曰水中有岸其名
為洲言訖而沒後仲堪授都 **元綜夢耦** 新鄭人崔
督益寧二州軍事為善陰騭 元綜將娶
是夜夢有一人云此非君婦君婦今日始生俄所
娶婦暴亡後十九年始聘侍郎韋陟堂妹為婚計
其所夢之曰其女 **婦首續犬** 賈耽為滑州節度使
始生氏族大全 酸棗縣有一下里婦
事姑不敬姑年老而無目晨食婦以餅裹糞授姑
姑食覺異留之其子出還家姑問其子此何物嚮
者婦與吾食其子仰天大哭有頃雷震發若有人
截婦人首以犬首續之耽令牽行於境內以戒不
孝者時人號 **傅霖前知** 漢州張詠宋太宗時知陳
為狗頭婦 州初詠與青州傅霖少同
學霖隱不仕詠既貴求霖者三十餘年不可得至
是求謁闈吏曰傅霖來見詠責之口傅先生天下
賢士吾尚不得為友汝何人敢名之霖笑曰別子
一世尚爾耶是豈知世間有傅霖者乎詠問昔何

隱今何見霖日子將去矣來報子爾詠曰詠亦知之霖曰知復何言既別去一月而詠卒

垂闌 魚周詢雍丘人宋右諫議大夫嘗醉而假寐園吏見大蛇垂闌楯即視之乃周詢也世傳

其異俱 **宋郊渡蟻** 郊杞縣人與弟祁同肄業於太宋史 似曾活數百萬命者郊笑曰貧儒何力及是僧曰

不朕肖翹之物皆命也公試思之郊俛思良久曰向堂下有蟻穴為暴雨所侵群蟻繚繞穴傍吾乃

戲編竹橋以渡之由是獲全得非此乎僧曰是也今歲若弟固當首捷然公終不出其下及唱名祁

果中首選時章獻太后謂不可以弟先兄乃以郊為第一始信僧言

捐金孕子 鄭州牙校補軍將有之不妥為善陰隲 事於成都時年已六十餘尚未有子欲覓一妾及

至邦美父乃訪求妾見一女甚華麗詰其家世不對窺見以白布纏髮恠而問之悲泣曰父本都下

人為州掾卒扶襯至此不能歸鬻妾欲辦裝耳那美父惻朕遂以金助之未幾其妻有孕一夕夢有

數人披衲襖與一金紫人留堂中及旦生邦美後

舉進士第一官至 **榮陽雙鶴** 榮陽郡南有石室室吏部尚書勸善書 後有孤松千丈常有

雙鶴飛必接翮夕輒偶影傳曰昔有夫婦二人俱隱此室年既數百化成雙鶴神鏡記

熒惑 宋景公時熒惑在心公召子韋曰可移於相退舍 公曰相所與治國家也曰移于民公曰民死

寡人將誰為君曰可移于歲公曰歲飢民餓必死為人后而殺其民誰以我為君乎子韋曰君有至

德之言三天必三賞君候之 **野叟獻曝** 宋國有野熒惑果徙三舍呂氏春秋 叟常衣緼

廣僅以過冬暨春東作自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厦隩室綿繡狐貉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

知之以獻吾君將有重賞里之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苴泉莖芹萍子者對鄉豪稱之鄉豪取

而嘗之螯于口憐于腹衆哂 **黑牛白犢** 宋人有好而怨之其人大慙子此類也 行仁義者

三世不懈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曰此吉祥也居一年父無故而盲其牛復生白犢又問孔

子曰吉祥也居一年其子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丁壯者皆乘城而戰死者大半此人以父

子有疾皆免及**狙公賦芋**宋有狙公者愛狙養之

圍解而疾俱復成羣能解狙之意狙亦

得公之心損其家口乞狙之欲俄而置焉將限其

食恐衆狙之不馴于已也先誑之曰與若芋朝三

而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與若芋朝四

而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物之以能相籠皆猶

此也聖人以智籠羣愚亦猶狙**不龜手藥**宋人有

公之以智籠衆狙也俱列子善爲不

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泝澠統爲事客聞之請買其

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泝澠統不過數金

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

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

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不受璞玉**宋

免於泝澠統則所用之異也莊子之

鄙人得璞玉而獻之子罕子罕不受鄙人曰此寶

也宜爲君子器不宜爲鄙人用子罕曰爾以玉爲

寶我以不受子玉爲寶是鄙人欲玉而子**謳者侑**

罕不欲玉故曰欲不欲而不貴難得之貨者

築宋王與齊仇也築武宮謳癸倡行者止觀築者

不倦王聞召而賜之對曰臣師射稽之謳又賢

于癸王召射稽使之謳行者不止築者知倦王曰

行者不止築者知倦其謳不勝如癸美何也對曰

王試度其功癸四板射稽八**守株待兔**宋人有耕

板槌其堅癸二寸射稽五寸者田中有

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守株

冀復得兔兔不可復得而身爲宋國所笑**主賢相**

仁士尹池爲荆使於宋司城子罕止而觴之見南

止問其故曰南家工人也業鞅使徙之恐人不知

其處不獲食其業西家高而利吾宮之卑故不禁

也士尹池歸適欲與兵攻宋因諫曰宋不可攻也

其主賢而相仁賢者得人仁者能用人攻之無功

楚遂釋**誤寶燕石**宋之愚人得燕石于梧臺之側

宋新序歸而藏之以爲寶周客聞而往

觀焉主人乃齋戒七日端冕玄服以發寶革匱十

重客見之因掩口而笑曰此燕石也其與瓦甃不

殊**鵲化金印**張顥爲梁王相時有山鵲飛鳴翱翔

印其中刻文曰忠化爲圓石顥令取椎破之乃得一金

孝侯印搜神記**戍婦還魂**梁園有女已許聘其

壻戍長安經年不歸

女家更欲適之女不樂行其父母逼之不得已乃去未幾遂亡後婿還問女所在其家告其故婿徑

至女墓不勝哀悼發塚視之女乃活因與歸家後娶聞知爭訴於官時秘書郎王導議曰此非常事

不得以常理斷之宜還前夫朝廷從其議專志

月老卜婚唐韋固旅次宋城見老人向月

檢書因問囊中赤繩彼云以繫夫婦足雖仇家異域此繩繫不可易君妻乃隣比陳姬之女固見抱

三歲女陋刺於稠人中傷眉後十四年相州刺史王泰妻以女容貌端麗眉間常貼花鈿逼問曰妾

郡守之猶子父卒于宋城幼時乳母抱之為賊所刺痕尚在宋城宰問之名其店曰定婚續幽恠錄

錢室有聲袁正辭柘城人嘗積錢盈室室中每有聲如牛人以為妖勸其散積以禳之正

辭曰吾聞物之有聲求其同類爾宜益

河伯娶婦西門豹為鄴令問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為河伯娶婦以故貧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歛

百姓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為河伯娶婦與祝巫分其餘錢持歸巫行視人家女好者即聘取

為治齋官河上粉飾女浮之河中而沒其人家有

好女者多持女遠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豹口

至娶婦時吾亦往送及期豹會之河上即出女帷

中顧三老巫祝曰是女不好煩老巫為入報河伯

即使吏卒抱大巫姬并三老投之河中豹嚮河立

待良久乃罷去自是以後不復敢言河伯娶婦史

殺蛇致訟魏有貧民斲園見一大蛇鑿而殺之

既而歸家明日有人持狀訴官云被一人殺一家

大小埋於園中官捕獲訊之但云昨殺十餘蛇埋

之未之殺人官疑之及勘本告者無其人令就園

檢驗所埋之處果得十餘死蛇其其人乃得免焉

鞭像罹殃魏宗室元禎封南安王孝文時以鎮北

將軍為相州刺史帝餞於華林都亭及

至鄴上禎聚斂肆情嘗因大旱祈雨於群神鄴城

中舊有石虎廟人奉祀之禎告神像云三日不雨

當加鞭罰請雨不驗遂鞭像

報讐請死張洎嘗言

一百是月禎疽發背而卒

部民張某殺一家六人詣縣自陳縣上州洎詰之

曰某之姻某貧困常取息於斯家少負必被誦辱

我熟見而心不平思為姻報仇幸畢其志願就公
 法泊曰殺一家寧無黨乎對曰某既就死肯復連
 及同謀又曰汝何不亡對曰姻即其隣若不獲盜
 豈得安朕泊曰汝不即死何就縲繼曰我若滅口
 誰當辯吾姻之不與謀又孰與暴其事於天下泊
 曰吾將聞上免汝曰殺人一家安敢苟活且先王
 以殺止殺若殺人者不誅是殺人終無已豈願以
 一身亂天下法哉速死為幸泊嗟歎久之卒按法
 誅河朔間無符氏義僕符守信總管符翁僕也本
 不傳其事者符翁得痺疾家貲浸廢守信日夕營致微
 之若子符翁得痺疾家貲浸廢守信日夕營致微
 利以養凡二十年翁卒守信卜安陽西原葬之又
 事主母凡三年卒合葬治墳樹表嗟乎
 古所謂僕名儒行守信近之矣俱舊志灌韭忘機
 衛人有五丈夫俱負入井灌韭終日一區鄧析
 過下車為教之曰為機重其後輕其前命曰桔槔
 終日灌韭百區不倦五丈夫曰吾師言曰有機智
 之巧必有機智之敗我非不知也不欲為也子其
 往矣我一心灌之應彬解惑日詰見主薄杜宣賜
 不知改已說苑

酒時比壁上存懸赤弩照於林形如蛇宣畏惡之
 狀不敢不飲其日使得胸腹痛切妨損飲食大用
 羸露攻治萬端不為愈後彬因事過宣家問其故
 彬還廳事思惟良久顧見懸弩曰必此也使使載
 宣於故處設酒盃中故復有蛇因謂宣此壁上弩
 影耳非有他恠宣遂解甚悅釋由是瘳平風俗通
助葬得金 趙秋朝歌人輕財好施隣人李玄度母
 之本心也家有一牛以與之玄度得以葬他年秋
 夜行見一老母與秋金一餅曰子能葬我是以相
 報子五十後富貴不可言幸
蝶露呈祥 汲郡人元
 勿忘玄度也後果如母言
 王暉母先亡葬於沁曲後十年其父亦亡將合窆
 焉玄堂既闢有二黃雀飛出已而母柩蓋珠露凝
 綴晶明煥爛駢羅角結若寶幢嬰珞之狀
 且清香襲人移刻乃晞觀者莫不異之
鸚鵡食
 蝗 至元五年秋七月螟生牧野南無幾鸚鵡自西
 北踰山來方六七里間林木皆滿遂下啄蝗食
 且盡乃作
龍墮農家 至元二十年六月中大雨汲
 陣飛去 郡河西鄉農家王氏甫夕黑

霧四塞窓戶間寒凜不可勝視之有蒼龍蜿蜒在氣中起而復墮者再時王氏女下堂驚仆於地救乃甦問所見亦同少頃震震霧散失所在明

日視其地鱗鬣印泥尚宛然也俱秋澗集 **愚公**

鑿山 北山愚公年九十面太行王屋二山而居以渤海之尾隣之孀妻遣男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返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慧也以

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愚公嘆曰汝心之固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

不加增若何而不平智叟無以應列子 **瘞鐵禁**

發 桑道茂善太一術所居宅有二栢甚茂曰人居鐵數十鈞瘞其下復曰後有發其地而死者太和

中河陽節度使溫造居之發有藏鐵而造竟卒舊

志 **泥如香粳** 王烈入太行山忽聞山東北雷聲往尺中有青泥流出烈取搏之隨 **汲器化石** 晉有彭

手堅凝氣味如粳米飯列仙傳 **汲器化石** 娥宜陽

縣人永嘉之亂娥父母昆弟皆為賊所害時娥方負器出汲聞賊至走還與賊格鬪賊執娥驅出溪

邊將汚之溪邊有峭壁高數十丈娥大呼曰我豈受辱於賊奴耶遂以首觸石山忽開數丈娥即趨

入賊逐之山復合賊皆磔死娥遂不知所在所遺汲器化為石形似鷄人因號為石鷄山云幽真錄

嵇康聞琴 嵇康嘗遊洛西暮宿華陽亭引琴而彈致清辨因為廣陵散聲調絕倫遂以授康仍誓不

傳人及康就東市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固 **展草救主** 昔有人牽狗過鞏

之於今絕矣晉書 醒忽野火四面延燒東二里有河狗因往濕身展

草救火免患方醒狗走疲而死因葬縣西南羅口保人稱為義 **種蔬得玉** 洛陽公輦水作漿兼以給

狗塚云舊志 **種蔬得玉** 過者且補屬不取其直有神化為童子問公何不種蔬曰無種即遺數 **悟王**

升公種之化為白璧公取以娶嬪太平廣記 **悟王** **溺墓** 陸機初入洛次河南之偃師時夕望道左若有民居因往投宿見一年少神姿端嶷與機

言玄門妙理機心伏其能無以酬抗既曉便去機
稅驂逆旅姬曰此東數十里無村落止有山陽王
家墓耳機乃恠悵狀還睇昨路空野靈雲

女媧墓

拱木蔽日知所遇者信王弼墓也異死
移天寶十一載六月閏鄉縣黃河中女媧墓因大
雨晦冥失所在乾元年六月瀨河人聞有風雷

曉見其墓湧出上有巨石石上有雙柳
時號風陵堆蓋女媧亦風姓也舊唐書瘞蠶受刑

咸通中洛陽大饑穀價湧貴時養蠶者多以桑葉
貨之新安人有王公直一日與妻謀曰養蠶不如

鬻葉遂取蠶瘞之公直入洛陽鬻葉得錢市猪肉
一脚盛於袋中鮮血流出關吏將袋啟視見人臂

一隻遂縛公直送河南郡守訊之公直不服只稱
鬻葉云云郡守令左右押公直驗瘞蠶之處乃見

死人無一臂覆勘相合
公直遂下獄尋杖殺之

激龍幾殞尉氏尉申文緯
南玉泉寺時盛夏寺左有池歲旱禱雨多應文緯
俯池而觀有物如敗葉其大如蓋因以瓦礫擲之

寺僧曰不可文緯弗從少頃見白氣自水面驟起
俄而大雨霆電震擊平地水數尺晝日如晦文緯

怖懼遂仆地而絕
及旦始蘇俱舊志鴻鸚呈祥河南府伊闕前臨大

水中先有小灘漲出時牛僧孺為縣尉一旦忽報
灘出翌日宰邑與同僚列筵於亭上觀之有老吏

云此必分司御使若是西臺灘上當有鴻鸚一雙
立前後以此為則僧孺潛揣縣尉無出已者因舉

杯曰既能有灘何惜一雙鴻鸚宴未終俄
有鴻鸚飛下不數日拜西臺御史劇談錄畫致真

龍葉公子高好龍也室壁孟樽皆畫龍象於是真
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棄

而走喪失魂魄五色無主蓋葉公非好
真龍也好夫似龍而非真者也新序葬骨獲報

永徽初張琮為南陽令夜坐忽有一人從階前竹
中出形甚陋自陳曰朱粲之亂某為兵所殺屍骸

在明府閣前為竹根所損以明府仁明故輒投告
明日琮掘之果得尸改葬城外後琮答殺一人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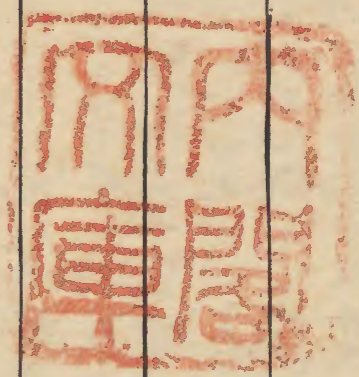
家謀欲復仇俟琮夜出要殺之俄而城中失火琮
將出視之乃見前鬼遮琮馬曰明府深夜何所往

將有異謀問為誰曰前時得罪於明府
者琮乃復入明日擒捕問之果驗舊志叔堅止恠

漢汝南李叔堅少為從事其家犬忽人立而行家人咸請殺之叔堅曰犬喻君子見人行而效之何傷也後叔堅解冠榻上犬戴之以走家人驚愕叔堅亦無所恠乃曰奴婢在田中犬助畜火幸不煩鄰里亦何所惡也居旬日犬自死竟無纖芥之災而叔堅終**號鮑君神**取也商車十餘乘經澤中而持去留一鮑魚置其處有頃其主往不見磨而見鮑魚大以為神轉相告語治病求福多有効驗因為起祀舍衆巫數十帷帳鐘鼓方數百里皆來禱祀號鮑君神其後數年鮑魚主來歷祠下等問其故曰此我魚也當有何神上堂**相慙還婦**汝南李敬取之遂從此已俱風俗通於鼠穴中得繫珠璫珥相連以問主簿對曰前相夫人昔亡三珠旋子婦竊之因去其婦敬乃送珠付前相相慙追**戰亡宿命**唐憲宗平淮西趙昌時去婦還後漢書為吳元濟禪將與李愬戰被傷墮馬幾死至夜四更忽如睡覺聞點兵聲唱唯相應可千餘人昌專聽將謂及已乃竟不聞

天明起視左右死者皆夜**息昨聘婦**淮北有昨婦來聞呼姓名者也傳異志最稱善播種事致殷厥家俄為子求婦聞東家有女召媒氏通之媒氏乃往覘其女病癯腫不辨頸額背如負箕目黑白弗分色漆墨媒氏歸報曰可昨反訾媒氏謂間諜兩好且稱其女有淑德不論色也乃召他媒氏往他媒氏獲其賄乃還報曰女玉色豐頰巧笑美目騰光古毛嬌西子不能過也又刺綉剪縷雕騰毛腊極天下之工願亟聘無怠昨喜不任乃卜日聘之凡昨內外族暨里閭聞之皆笑及期命其子迎之女既歸諗舅姑不我陋偵夫之覲我不灼也讐族里之宿毀嚙我也大肆專妬日凌其夫雖夫之女兒弟佩履聲過戶外亦恚恨不解居半歲醜狀百出舅姑怒於堂夫惡於室諸所與無不欲速其夫之出也女久之**上流飲**沉憂計無所容遂投淮水而死馬石川纂**犢**堯召許由為九州長不欲聞之洗耳於水濱巢父牽犢欲飲之見由問其故巢父曰子若處高匡空谷誰能見子子故浮游俗間苟求名譽污吾犢口牽上流而飲之高士傳**丹砂化雉**

宋神宗初成都李大臨知汝州時辰溪貢丹砂道
葉縣其二篋化為雙雉鬪出山谷間耕者獲之人
疑為盜械送大臨識
其異遂釋之宋史



河南通志卷之第五十 終

